

余韵悠长

宣传：目前主打更新文：abo以身饲你
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弃车从良的清新暴】
进行观看~

Chapter • 1

“王叔，谢谢你送我们回来。”楚浔坐在车上，和车前座的司机打过招呼，便拉着她身旁的少女一同从车上走下来，朝着别墅门口走去。楚浔今年20，是个大四的学生，她长得好看，性格也开朗，在学校不仅是校花，也是不少人想要结交的对象，可以说，不管是家世还是长相，都是所有人羡慕的。

“阿浔，你忽然回来，有和楚阿姨说过吗？”谢榆笙跟在楚浔身后，轻声说道，和楚浔开朗活泼的声音不同，谢榆笙的嗓音偏向低沉，平时说话也都是很缓慢的语气。她是杭州人，说话没有口音，却有着当地人独有的温婉。她的声音柔中带着淡远和薄凉，像极了漂泊细雨的晴夏，如果是和她相熟的人，听着她的声音会觉得舒

服，不熟的人听到，又会觉得清冷好听。

“忘记说了，不过没事，我老妈她啊，现在肯定在公司忙，哪有时间管我。你快进来帮我搞论文，写完我请你出去吃饭。”楚浔说完，拉着谢榆笙的手进了屋子，然而，两个人才进门，谢榆笙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坐在沙发上的女人。

她穿着一身白色的家居服，光着脚踩在白色的拖鞋上，从长裤下露出一截素白的脚腕。在那白皙的腕上有一条漂亮的白金脚链。女人散着咖色的长发，凤眼微垂，正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听到她们的声音，对方回看过来，露出一抹温柔的浅笑。

那张脸略施淡妆，精致的五官每一处

都如同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她很年轻，完全看不出已经有了楚浔这样大小的女儿。然而，年龄没有给她带去衰老，她的面容如同二十七八的年轻女性，全身却又沉淀出岁月才有的成熟魅力。楚情词没想到自己今天稍微早些下班回来，刚巧抓包到逃课的女儿。楚情词对此并不恼火，而是似笑非笑得看着楚浔，又瞄了眼她身后的谢榆笙。

“老妈，你怎么在家嘛，先声明哦，我是请过假回来让笙笙帮我弄论文的，才不是逃课。”楚浔也没想到自家日理万机的老妈居然提前下班，两个人毫无预兆的撞上，不免有些尴尬。听到她的解释，楚情词也并不多问，她一直都知道楚浔是怎样的性格，更何况，逃课这种事，哪个年轻人没做过呢？

“那你们两个先忙，楼上的书房随使用，晚上小笙也留下吃饭吧。”楚情词轻声说着，言语间像个温柔的好家长，完全让人无法把此刻的她和那个楚氏集团的总裁，在商界一句话都能呼风唤雨的女王联系到一起。谢榆笙没有马上回复，而是抬头看着楚浔，等她答复。

“唔，我本来是想请笙笙出去吃的，老妈你别添乱嘛。”

“你之前说的帝王蟹，今天刚好空运来。”

“我忽然想到，出去吃也没什么好的，我啊，不舍得留老妈你一个人吃饭，我就勉为其难得和笙笙留下陪你吃晚餐吧。”

楚浔笑嘻嘻得说着，末了还不忘对谢

榆笙试了个眼神，接收到她的意图，谢榆笙转头看向楚情词，对她点点头，两个人这才去了楼上的书房。

“我说笙笙，你好像有点怕我妈的样子？你放心啦，她不会吃了你的。”到了书房里，楚浔把书包里的U盘拿出来，将没写完的论文放到电脑里，她和谢榆笙是大学同学，说起来，两个人最开始其实并不对付。楚浔喜欢热闹，也喜欢比较健谈的人，而相比起她的多话，谢榆笙就要安静许多。

两个人都是琅岐大学的校花，很容易被人进行比较。而楚浔性格好，比起总是形单影只的谢榆笙来说，朋友要多上许多，那些人没少在楚浔面前说谢榆笙的坏话，以至于听得多了，最开始楚浔也觉得谢榆笙讨厌自己。后来，如果不是自己晚上出去买东西差

点被抢劫，然后谢榆笙出现救了自己，恐怕两个人根本不会成为现在的闺蜜。

“没有的事，楚阿姨很温柔，我怎么会怕她呢。”谢榆笙偷偷瞄了眼楚浔的表情，见她的确只是随口一问，稍微松了口气。

“这样啊，我就是看你总不敢和我妈对视，到她面前就成乖乖女了。我懂得，她啊，就是有那种气场，不过你放心，她挺喜欢你的，对你挺满意的，我所有朋友里，她最喜欢的就是你了。”

楚浔认真说着，她觉得作为女儿，她还是很懂自家老妈的，如果真的不喜欢自己的某个朋友，楚情词一向都会委婉得用行动表现出来。可谢榆笙每次过来，楚情词都准备了不少好东西

给她们，想来应该是挺喜欢谢榆笙的。

“笙笙，这个论点怎么起？”楚浔说完，低头看论文，问了好一会儿没等到回答，她抬起头看谢榆笙，便见那人正呆呆得望着某处，脸上还有些红。楚浔好奇地看过去，并没有发现什么奇怪东西。

“喂，你怎么走神了？”楚浔捏了捏谢榆笙发烫发红的耳朵，明明没怎么用力，可谢榆笙却生出很大的反应。她急忙躲开，摇着头往后退了退。

“没什么，只是在想你论文的事，快些弄好，否则晚饭没得吃。”谢榆笙找出包里的金丝框眼镜戴上，楚浔回头瞄她一眼，忽然很好奇这人是从哪里买来的这么复古的眼镜。

“这眼镜你什么时候买的？还挺好看的，我记得我妈之前也有个类似的。”

“就是前几天网购的，楚阿姨的眼镜都不便宜吧，怎么可能和我的类似，你赶紧弄论文，别转移话题。”

谢榆笙用手里的书敲了敲楚浔的手背，后者吐了吐舌头，立刻认真起来，不过时不时还是会抬头看谢榆笙一眼。两个人虽然是好闺蜜，可是在喜好和打扮上倒是完全不同的。楚浔长得更明媚张扬，她的好看像一团火，总是会让人在人群里一眼就发现她。这样好的基因，当然也得益于她和楚情词有六分相像。

而谢榆笙是和她完全相反的类型，用学校里那些迷妹的话来说，谢榆笙就是个冷美人。她高挑清瘦，白色和黑

色经常出现在她衣柜里，穿衣风格也是以简单为主。她黑色的长发从不漂染，只偶尔会特意烫一下刘海做个简单的造型。刘海中分在脸颊两侧，肌肤好到不用怎么化妆都看不见瑕疵。

她的鼻子和嘴都很小巧，鼻梁又很挺。上下眼睫毛都很长，在眨眼闭起来的时候格外明显好看。她很安静，又很优秀。看到她的外表，谁都想不到她学过自由搏击和散打，一个人能抬起两个男生才能抱动的书。刚和她认识时，楚浔对谢榆笙的定义就是高冷，现在嘛，呆萌…

“又看什么？”谢榆笙注意到楚浔一直看着自己，她回望过去，对上后者那双和楚情词极其相似的凤眼，有些失神。“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你戴上这个眼镜挺好看的，感觉又禁又

欲，我说，笙笙你怎么这么禁欲啊。大学也没交过男朋友女朋友，白瞎你这身子了。”楚浔说着，坏笑着用笔挑了挑谢榆笙的衬衫领口，紧接着，手里的笔被后者夺走，手背又让笔敲了几下。

“楚浔，我觉得你不在规定内搞定我们约定的任务，楚阿姨今天的晚餐或许就只有我和她一起吃了。”

“好嘛好嘛，我写，你长得好看又不让我看，我夸你还威胁我，哼，禁欲笙笙。”

接下来，楚浔倒是真的安静得开始写论文，而谢榆笙也在一旁帮她查找资料，帮她找各方面的论点和论证。尽管如此，两个人在晚餐前还是没能解决。奈何楚情词叫佣人喊她们去吃饭，两个人不好让楚情词等，便立刻

下楼了。

今晚桌上摆着满满的帝王蟹餐，除了最基本的蒸煮方法，还有蟹肉饭和蟹肉寿司，以及各种用蟹肉做成的小食。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素菜。看着这满满一桌的美食，楚浔嗷了一声，直接坐在中间的位置，对着帝王蟹下手。她爱吃各种海鲜，偏偏手笨，不怎么擅长去壳，眼看着她着急得用去壳工具在螃蟹上夹来夹去，谢榆笙默默得将自己已经拆好的蟹肉夹给她。

“唔，笙笙你怎么这么好啊，我好爱你哦，我决定了，今晚我的螃蟹被你承包了。”楚浔美滋滋得吃下剥好的蟹肉，内里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今晚她完全不打算动手了，就等着谢榆笙给她去壳。谢榆笙看到她吃螃蟹时眯着眼睛的模样，抿抿唇，自然而然得

把剥好的蟹腿放在她碗里。这时候，自己面前的盘子忽然多了一些菜，谢榆笙抬起头，看到把菜夹给自己的人，眼里闪过一丝欣喜。

“楚阿姨，谢谢你，这些都是我爱吃的菜。”谢榆笙轻声说着，抬眸看了眼楚情词，对上后者打量的视线，眼眸微微发红。

“不用客气，你也不要总由着这丫头欺负你。阿浔，想吃蟹就自己剥。”楚情词低声说道，警告得瞄了眼楚浔，被自家老妈用眼神杀制裁，楚浔却一点都不怕。

“老妈。你这是嫉妒，嫉妒我有笙笙帮我剥蟹。”楚浔嘚瑟得说着，她本以为楚情词懒得理自己，谁知道楚情词居然笑了笑，忽然坐到谢榆笙身边。“小笙，她的意思是，你只会给

她剥蟹，你愿意帮阿姨剥一个吗？”楚情词轻笑着，声音和语气都带着几分调笑，那是很细微的，不易察觉的，却被谢榆笙听了个清清楚楚。

她能感觉到楚情词靠近时身上蔓开的茶香，谢榆笙呆愣愣得点头，完全不顾一旁楚浔的哀嚎，将整个一个帝王蟹的壳去掉，将整整齐齐剥干净的蟹肉放在楚情词的盘子里。看着那里面白嫩完整的蟹肉，楚情词笑着吃下，满意得点头，又用筷子给谢榆笙夹了不少菜。

“妈，你可真幼稚，还和我抢笙笙。”楚浔开始撒娇让谢榆笙再给自己剥蟹，可楚情词就在谢榆笙旁边坐着，谢榆笙接下来的剥好的蟹全数被她放进了楚情词的盘子里。楚浔算是看出来了，这俩人就是来气自己的。

“哼，笙笙你肯定是在报复我刚刚说你禁欲的事，算啦，我自己剥蟹好了，你们两个就狼狈为奸吧。”楚浔说完，兀自吃起东西。她全然不知，在她说了禁欲两个字后，谢榆笙却是下意识得第一时间转头去看楚情词，见对方似乎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眼里的慌乱才逐渐隐去。

吃过晚餐已经很晚了，加上楚浔的论文没结束，谢榆笙只好留在这里住下，明天继续帮她。好在她不是第一次留宿，二楼也还留着她的客房。楚浔拉着谢榆笙上楼，在走到楼梯的拐角处，谢榆笙忍不住回头瞄了眼还在楼下的楚情词，谁知对方竟然也在看她们这边。对上楚情词温柔浅浅的笑容，谢榆笙立刻红了脸，她收回视线，急忙追上楚浔回了自己的客房。

晚上，谢榆笙洗好澡躺在床上，她睡意并不浓，在门口的脚步声响起时，第一时间被她捕捉到。门被推开，在微弱的灯光下，那个人走到床边，轻轻压在自己身上，热吻无需预演，铺天盖地得砸下来，直把谢榆笙吻得头晕。她轻喘着，有些无助，又好似主动恳求一般得抱着身上的女人。而后，她听到对方轻笑起来，那只灵活的手钻入自己的睡裙，挑开内裤，摸到了极致的湿润。

“楚阿姨…”谢榆笙的身体敏感，一个热吻就足以勾起她所有的渴望，更何况，她对面前的女人，从来没有任何抵抗力。楚情词听着她如同小兔子一般的低喘，这样的谢榆笙，是平时绝对看不到的。

“小笙现在的样子，一点都不禁欲。”

Chapter • 2

这不是谢榆笙第一次在楚情词家里留宿，这个客房在她住过几次之后，俨然成了属于她的一方小天地。客房每天都有佣人打扫，屋子里喷了清新剂，屋子里充满了淡淡的茶香，就和楚情词身上的味道如出一辙。因为某个人而喜欢某种味道，谢榆笙就是如此。

女人应该是才洗过澡，她吹头发的习惯总是不会彻底吹干，一般只会吹发梢，而发尾只是简单的用吸水的毛巾擦拭，呈现出半干半湿的状态。咖色的发在染水后变深了些，和自己散在床上的黑发交叠在一起，不分彼此。

两个人曾经很多次在这个房间里发生过恋人间亲密的事，可这次却是有些特殊的，以往的每次，楚浔并不在家，而今，自己的好朋友就在对面，而自己却和她的妈妈做着无比亲密的事，这种感觉有种背德的错觉，尽管她和楚情词并不是不正当的关系，却也让谢榆笙感到羞耻。

“脸这么红，在想什么？小笙最近是不是有了其他喜欢的人，都开始冷落我了。”楚情词没有急着继续做什么，她把手从湿润的花朵上挪开，用谢榆笙的领口擦拭着被濡湿的指尖。身下的少女因为自己的动作脸色更羞红，她唇瓣微启，眼里煽动出急迫，像是急着要和自己解释什么。

“楚阿姨，我没有。”

“真的没有？如果今天不是阿浔找你帮忙写论文，你也不会主动过来找我。”

“那是因为，最近学校有很多事要忙，我…我很想你，每天每晚，都在想。”

谢榆笙抬起头，用湿润的眸子看向身上的楚情词，这么近距离得看着彼此，她发现楚情词的皮肤保养得好极了，在科技先进的今天，人类的寿命延长，楚情词现在的年级绝不算大，却也不会夸张到看上去这么年轻的程度。她知道楚情词每年花在保养上的钱不少，而这个人本身就是优秀而自律的。

她的眼睛很漂亮，第一次看到楚情词，谢榆笙首先注意到的就是那双眼。狭长的凤眼仿佛总是在漫不经心

得笑着，偶尔的惊鸿一瞥都充满了风情万种。楚情词平时工作是很少笑的，不笑时，这双眼掺了薄凉，她便是楚氏集团高高在上的掌舵者，大家口中的女王。

若笑了，又会变得如沐春雨，温柔绵延。可单独面对自己时，楚情词的笑容少了温柔，而是多了些玩味与挑逗，还有些旁人绝对不会见到的使坏。对自己，楚情词总是温柔又掺着宠溺，却又在某些时候坏心得欺负。偏偏，这个人的一切都让自己欲罢不能。与她对视，谢榆笙会有种自己被她看穿的感觉，不仅仅是身体，还有心。

“小笙很会说话，可在这种时候，我只会觉得你在故意哄我。还有刚刚在饭桌上，如果不是我主动，你也不

会为我剥蟹，你知不知道，我会吃醋？”楚情词轻轻压在谢榆笙身上，用手玩着她的发丝，挑着一撮头发轻轻在谢榆笙的脖间扫动。轻痒的触感让谢榆笙抖了几抖，放在被上的两只手抓紧，又慢慢松开。

“没有，我只是…不想阿浔发现，也不想拒绝她。”谢榆笙小声说着，她知道自己和楚情词的关系是秘密，所以也没胆子在楚浔的面前表现出半分暧昧。至于给楚浔剥蟹，也完全是因为她从来不会拒绝楚浔提的要求。那个人和面前的女人很像，在看不到楚情词的时候，她只能借由楚浔来思念。

“所以，小笙这样做，是在爱屋及乌？我倒是不怎么喜欢这个词，阿浔碰你的时候，我不开心，我也不喜欢

你关注她超过我。你啊，该罚。”楚情词柔声说着，眼里却带了几分不快。知道她又醋了，谢榆笙主动拥抱她，对其示弱。

“不会爱屋及乌，也不会对任何人的关注超过你。你明知道，我的全部都在你身上，世界再大，也不值得我为之停留，没有谁会让你更让我心动。”谢榆笙把声音压低，几乎是靠在楚情词怀里说了这番话，因着太羞人，她不敢看楚情词，整张脸也涨成了红色，和她平时那副冷清的模样的确是判若两人。

“就算小笙这么说，也该惩罚。”楚情词挑起谢榆笙的下巴，在后者的注视下，再度吻上她。两个人用了同样味道的牙膏，清新的薄荷香在唇齿间蔓开。这个吻比之前更深，带来的燥

热也更强烈，一吻过后，谢榆笙嘴边残留着剔透的水渍，她顾不得擦，伸手去摸旁边柜子，可抽屉打开，放在这里的指套却不见了。

她微楞，随后皱起眉头，懊恼得思索着上一次用掉是什么时候。她不止一次和楚情词在这个房间亲密，往常都会备着指套放在里面，而上次，闹腾了一晚上之后，忘了补充…

发现这个事实，谢榆笙脸上的表情一阵红一阵白，最后在听到楚情词的轻笑之后彻底转变为黑色。她回过头看着趴伏在自己身上笑出声的女人，无奈的用头蹭了蹭她的发。

“没有了，忘记补。”谢榆笙觉得无奈，虽然两个女人之间，并不一定非要指套，但那样比较卫生，尤其是像

楚情词这种一闹腾就要好几次的，指套明显会更安全。

“那没办法了呢。”楚情词听着谢榆笙闷闷的声音，明显能感觉到少女的低落。她忽然起身，在谢榆笙的仰头注视下，把放在外套里的东西拿出来，赫然是一盒新的指套。意识到自己大概被楚情词耍了，谢榆笙脸色涨红，她嗔怪得看着楚情词，完全没想到对方还会有这么幼稚的时候。事实上，和自己在一起的楚情词的确不吝啬她的幼稚，只有对自己，她才会做这些事。

“小笙，不要生气。”见谢榆笙侧着身子背对自己，楚情词从她身后抱着她，将她整个人收拢在怀里。女人比谢榆笙更高一些，纤细的少女很容易就能被她环住。耳垂被身后人轻轻吻

着，灼热的会喷在耳廓和脸颊旁边，将整个身体都变得燥热无比。

“没有生气，我只是…等太久了。”
谢榆笙回过头，湿润的眸落在女人唇瓣上，经过两次热切的接吻，这人的唇被自己吻得发红。楚情词的唇瓣颜色很浅，容易上各种颜色的口红，此刻，那双唇被自己咬得红肿了，仿佛涂了鲜艳的口红那么漂亮。

谢榆笙主动抱上去，两个人将一旁碍事的被子踢开，互相脱掉彼此的衣服，让身体呈现最原始的姿态，紧紧贴靠在一起。胸前的柔软挤压了，女人比少女更丰满，她们摩擦着身体，通过拥抱加深挤压感。顶端就在同类的摩擦中一点点硬挺，绽放出漂亮的红花。

“小笙，今天要好好罚你。”楚情词嘴上这么说，可目光却满是温柔与宠溺，她撩起长发，褐色的眼在此刻闪烁出暖暖的温度。被她注视，谢榆笙觉得全身都软下来。她的双腿被女人分开，短暂的留白，女人的双指已经戴好指套，缓慢得送入自己渴望已久的体内。

Chapter • 3

楚情词身上总是飘着淡淡的茶香，那种香味不是任何一种香水的味道，而是楚情词洗过的衣服总是会上好的茶料熏浸，味道会长久得凝在衣服上不会散开，久而久之，这种味道也就成了楚情词身上凝存的味道。

她的味道让自己安心，而女人的存在，本来就是让人无比安心的。她的

手指在自己体内，却没有动作，就只是置于其中，将自己填的满满当当，这份酸胀感让谢榆笙有些难受，她抬起头湿漉漉的眸子看过去，便见楚情词正伏在自己身上，好似欣赏什么美景一般看着自己。

“小笙对我总是这么热情，如果不是阿浔说你在学校很冷漠，我都要怀疑你的性子了。”楚情词说着，依旧不动作，谢榆笙知道她在揶揄自己，或许刚才说的惩罚还没结束。

“楚阿姨，你明知道，我是怎样的。”谢榆笙难耐得夹着楚情词的手指，她侧着头，主动却又小幅度得扭动腰肢，试图让那两根手指在体内运动。她的动作并不难发现，而楚情词也不制止她，反而较有兴致得欣赏着少女此刻的姿态。

她并不是外向的，第一次见面时甚至只能红着脸看自己，一句话都不敢主动去说。楚情词曾经见过谢榆笙在学校里对待别人的模样，或者说，只有在自己面前，少女才是少女，而在别人的眼中，少女或许还会被人叫成姐姐。

谢榆笙总是喜欢穿简单的衣服，衬衫和长裤是她的惯常打扮。在某个雨天，身材高挑的她撑着透明的雨伞，黑色的长裤和高跟鞋。她左手抱着书，为了避免书被打湿，只好将伞大幅度得倾斜，以至于白色衬衫的另一侧被雨打湿，变得有些浅透。

她在路上遇到了学妹，那些小学妹用仰望的感觉看着少女，而少女有些薄凉的脸上依旧没有过多的表情。她将

那些书交给学妹们，婉拒了学妹一起喝咖啡的邀请，踩着高跟鞋转身离去。少女挺直腰背，仪态端雅。

楚情词就坐在车里，清清楚楚得看到了这一幕，她想，如果不是自己来接楚浔，或许也不会看到谢榆笙这一面。和那个在自己面前动不动就脸红，看自己几眼都会羞怯的人，好似完全不同的两个。大概第一次对少女有兴趣，就是那个时候。

“楚阿姨…”一声轻唤叫回了楚情词的理智，她低下头，看到谢榆笙的脸色已经比之前还要红润，这种红不仅仅是羞怯，而是动情后躁动的红。她用手抓着自己放在一边的手，身体却又贪婪的吞吐着自己另一只手的手指。房间里灯光很暗，昏黄的光线会让人有一种温暖和暧昧的感觉，也让少

女的姿态变得更加诱人。

身下的躯体年轻而鲜活，她并不需要多少保养，就能让肌肤保持最完美的状态。白瓷如玉的肌肤摸上去湿软而润滑，黑色的长发乌黑浓密，摸起来的手感亦是绝佳。她微仰着头看自己，漂亮的天鹅颈竖起两根长骨，连着两个一字型的锁骨。每次看到，楚情词都会忍不住动手去摸一摸。显而易见，少女的皮相好，骨相也很出众。

她躺在床上，身上溢出的汗水将身下的床单都濡湿了一些，而臀瓣下方那一滩就更为严重。因着自己不动，她便一直在小幅度得扭着腰肢，用她滚烫热情地身体反复裹弄自己的手指。哪怕隔着指套，却也能感受到手指被吞吐的包裹感。

“小笙现在的样子真好看。”楚情词并不吝啬夸赞，她用手肘撑着身体，用手摸上谢榆笙微启的唇瓣，探入一个指节，轻轻按压着里面湿滑的软舌。她以为少女会更加害羞，谁知对方今天却出人意料得将自己含住，软滑的小舌紧紧缠着自己的指尖，讨好般得在上面舔弄。

“楚阿姨，对不起。我不是有意不来找你，只是…我听阿浔说你最近很忙，我想你，却害怕我的存在会给你造成困扰。”谢榆笙小声解释，她以为现在的一切都是楚情词给自己的惩罚，老老实实得交代了自己的真心话。

楚情词听着，眼里闪过一丝心疼，其实她早就知道少女最近并不忙，也知

道这人方才的话不过是一种敷衍。她以为少女对自己的感情淡薄了，却不曾想，原来不见不是不想念，反而是想极了，念极了，才会做到如此地步。自己让少女没有安全感，她才会这样。

“小笙，我说过的，不需要对我这么小心翼翼。”楚情词低下头，吻着少女微微颤抖的嘴角，得到她的抚慰，谢榆笙更敏感也更悸动。她扭腰的动作变得更快更大，身体也随着这份扭动颤抖。少女的胸部并不如自己丰满，却也绝对不是小的。

楚情词知道谢榆笙曾经介意过围度的事，可32B，其实已经算得上可观的大小。楚情词很喜欢抚弄她圆润的那两颗，大小刚好能够被自己用手掌收拢。而此刻，随着少女的起伏，那两

颗饱满的嫩球也在上下浮动，它们无依无靠，可怜得摆动着的，像是在恳求自己用手去摸一摸。楚情词怜爱得看着，时不时用红唇吻一吻那翘挺的顶端，每次吻上，谢榆笙都会闷哼着，夹紧自己在她体内的指。

“楚阿姨，我要…快要给你了。”谢榆笙轻喘着，明明是被索取的那个，却反而成了今晚自己动的那方。她用手扯着身下凌乱的床单，纤细的腰像极了风中摇摆的柳枝，不遗余力得起伏。楚情词看着她腰腹上长期锻炼的马甲线，用手轻轻抚上，沿着上面漂亮的川子肌理来回抚弄。

少女爱健身，她很早就知道，在课业繁重的时候，谢榆笙也会每天抽出时间跑步和锻炼。这具身体的每一寸都让自己喜欢，尤其是这种时候，疼爱

变了质，谢榆笙越是想要，楚情词就越想欺负她。

“小笙，还不可以给我。”楚情词抬手，按住谢榆笙抽搐的小腹，也止住了她的起伏。身体忽然在半空中被抛下，下身生出的酸痛感让谢榆笙流了泪，她急促得轻喘着，白皙的脚绷直，埋怨又哀怨得看着楚情词，像是在质问对方为什么要如此欺负自己。

“小笙生气的样子，也很可爱，阿姨想亲自给你，可以吗？”楚情词柔声说着，温软的语气挽着她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让谢榆笙一下子就被哄好了。她点点头，伸出手搂着楚情词，紧接着，她的身体被抱起，背对着坐在楚情词腿上。两个人坐在床边，谢榆笙面对卧室的落地窗，她能从窗里看到自己此刻的模样，还有她身后的

楚情词。

“楚阿姨。”谢榆笙没想到楚情词会把自己带到窗户这边，因着每天都有佣人擦拭，窗户很亮，几乎可以当镜子来用，虽然外面人看不到里面，却还是让谢榆笙觉得羞耻万分。

“没事的，不会有人看到。”楚情词摸着谢榆笙被汗水濡湿的后背，将自己的身体贴靠上去，感到楚情词丰满的软物抵靠在自己背上，一时间，谢榆笙竟是连最基本的思考能力都被剥夺了。她满心满眼只有一个想法，楚情词的身体和自己紧紧相贴，她们现在是最亲密的关系，也是最密不可分的姿势。

“楚阿姨，好软。”谢榆笙化成了水，软在楚情词怀里，她把手往后

探，紧紧抱着楚情词的肩膀，后背也摩擦后者饱满的软物。和自己不同，楚情词那里是任何女人都想要的纬度。哪怕生过孩子，可楚情词那里依旧挺立，就连顶端都还保持着漂亮而鲜嫩的粉。

顶端的樱珠抵在自己后背上，带来的骚动和轻痒让谢榆笙敏感得发抖，她主动侧过头，讨好一般得舔着楚情词侧颈，感到她如小狗一般亲昵的动作，楚情词闭着眼，仰头轻哼了一声。她承认自己早就被少女撩出了感觉，可今晚，自己的主要目的是惩罚不坦诚的少女，所以…自身的欲望，还是再忍耐一会儿吧。

“小笙很乖，阿姨想疼你了。”楚情词扶着谢榆笙纤细的腰，让她稍微抬起臀瓣，随后将手指重新送进她体

内。坐立的姿势，使得手指进入的更为深入。谢榆笙闷哼着，紧紧抱住楚情词，抵抗着对方的入侵，却又控制不住得配合着楚情词的节奏缓慢起伏。

“楚阿姨，我…我这样…不会不会压到你。”谢榆笙用手摸着楚情词的腿，她现在整个人都坐在楚情词腿上，双腿是悬空的状态，全部重量都压在身下人那里。她担心自己会压疼了楚情词，谁知后者只是轻笑一声，咬了咬她的耳垂。

“小笙，我还没老到连你都抱不动的程度。”楚情词觉得谢榆笙总是容易想得太多，少女很轻，在身上的重量几乎可以视而不见，哪里会压到自己呢？楚情词笑着，用一只手托着谢榆笙柔嫩的臀瓣，带着她在自己身上扭

动，将手指撩进了少女深处。

她知道谢榆笙体内的每个敏感点，也知道怎样的进入和摩擦，会让对方崩溃。她喜欢少女哭泣的样子，喜欢看她流着泪叫自己楚阿姨。那样的谢榆笙，美味至极。

Chapter • 4

楚情词的别墅很大，每个房间也都很宽敞，唯独留给谢榆笙的客房，是所有房间中最小的一个。这是少女当初自己选择的屋子，她说她喜欢这间小屋子，因为在这里，她和自己的距离就能够无限缩短。那时候两个人并没有达到如今的亲密，少女这样的小细节，听上去让人觉得疼惜，而今楚情词却觉得，当初选择这个房间，的确是个正确的选择。

小小的屋子成了谢榆笙来时暂住的地方，房间里从最开始的空荡，也逐渐多了不少属于谢榆笙的东西。明明看上去是个冷清的人，却又做了许多羊毛毡摆在房间里。那些羊毛毡是颜色各异，形态不同的小猫儿，楚情词以为是谢榆笙喜欢猫，后来才发现，原来也不只是如此。

小房间里，任何声音都会变得格外清晰，尤其在这样安静的夜里，细微的声无处遁逃。床被两个人的动作压出了细微的声响，而比之更响更暧昧的，却是黏膜与水碰撞生出的脆响。手掌积了一些黏腻的情液，而手指入侵的湿地内，还在溢出更多。

谢榆笙性格内敛，就算在床事上也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绪，更不会把愉悦

的表现展露出来。如果不是早就摸清了少女的敏感点和她的习惯，很多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楚情词甚至无法判断对方是否在因为自己的给予而感到快乐。

只有在经受不住时，谢榆笙才会闷哼出声，而她多数时候都是隐忍的。她会抱紧自己，用那双细长的腿紧紧将腰身夹住。但此刻，少女坐在自己身上，又处于身前，她不得不用尽所有的力气回抱住自己，侧着头将呼吸拍在侧颈上，一遍遍不厌其烦得舔舐。

那舔弄又乖又痒，其中又充满了怜爱，让楚情词也有些欲罢不能。她是成熟的女人，身体的渴望自然也比谢榆笙要强烈。整个晚上都在折腾少女，而女人的身体也早已湿润了。她轻喘一声，凤眼半阖着，低眸去看挑

起自己情欲的某人。

她紧搂着自己的肩膀，不停地扭着腰肢配合自己的进出，少女从未这么热情，想来是怕这样上位的姿势会累坏自己的右手，才会少见得抛下羞怯，过度得配合。当然，另一种可能便是，她们已有一个多月不曾亲密。楚情词尚可用些道具自我抚慰，可住在学校的谢榆笙，却是不能。她今天很敏感，她今天湿润得很快，她今天出奇得配合。所有的表现，都说明这一个月以来，少女有多么渴望自己。

“小笙要到了。”楚情词轻声说着，将自己嘴边的耳垂含住。这里也是谢榆笙敏感的地点，或者说，只要被自己触碰，少女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是易感点。她绷紧了小腹，漂亮的肌理变得更为明显和突出。楚情词将左

手探去，抚摸漂亮的腹部，感受着它的颤抖与抽搐。

“楚…楚情词…情词。”谢榆笙用余力扣住楚情词放在腹部的手，与她的手指紧紧相扣。她其实很喜欢楚情词的名字，在遇到这个人之前，她从未有如此热烈急切想要叫某个人名字的渴望，直到遇见了楚情词，她才明白一个人的名字可以对另个人造成怎样的影响。

楚情词，她是自己的恋人，此刻正在索取自己。

“小笙，我说过的，你喜欢怎样叫我都行。”楚情词听着谢榆笙对自己的称呼，轻笑起来，看着少女的眼神充满了纵容和宠溺。在外界和所有人看来，她们两个绝对不会有特别的关

系。她是自己女儿的同学，她们之间相差26岁。但这并不影响少女对自己的喜欢，也不影响自己对少女的疼爱。她们之间的宠溺是相互的，与身份年龄，都无关联。

“情词，我…嗯…”谢榆笙忽然弓起腰，圆润的臀瓣忽然翘起，又紧紧夹着楚情词在自己体内的手指一点点回落。双指所处的温室剧烈得紧缩，温暖的情液将整个手掌都沾湿。楚情词搂着不停发抖的谢榆笙。少女的高潮来得波折又漫长，将近一个多小时的折腾让她的快意积累得又多又满，余韵也被拉长。

楚情词看着软在自己怀里的谢榆笙，她把她带上床，两个人躺回床上。只是床铺的大部分被弄湿了去，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体液，谢榆笙脸色微红。

她怯怯得抬头看一眼楚情词，便见这人也含笑看着自己，眼里闪烁着微光。

“楚阿姨，床单大概要换了。”谢榆笙轻声说，这还是她第一次把床铺弄脏，明明之前和楚情词做过很多次，可大多数都是楚情词的热情扰了床单的安宁，使得两个人不得不换床铺。可现在，让床铺换掉的罪魁祸首成了自己，谢榆笙总有些不好意思。

“刚刚不是还叫我情词，怎么？现在又不好意思了？小笙就这么喜欢叫我阿姨吗？”楚情词听到谢榆笙对自己的称呼又改回来，面上故作不开心。其实她并不介意谢榆笙如何叫自己，阿姨这个称呼在某些时候也有种特别的情趣，但是作为恋人，她的确喜欢谢榆笙用更亲密的方式叫自己。

“没有，我只是…只是害怕叫习惯了，会被阿浔发现。”谢榆笙摇摇头，其实她比任何人都喜欢直接叫楚情词的名字，她喜欢用喉咙发出情词这两个字，明明拆开是最普通的字符，可放在一起，成了恋人的名字，就仿佛掺了蜜糖般甜人。

“我相信小笙不会叫错，至少，和我单独在一起时，用你喜欢的称呼叫我吧。”楚情词柔声说着，语气里的宠溺满得几乎要溢出来。谢榆笙看着她，这时候的楚情词全身都散发出勾人的气息。她咖色的长发也被汗水濡湿了一些，内扣在两边的刘海变得凌乱，却还是很好看。

楚情词的眼睛很漂亮，谢榆笙不止一次沉浸在她的双眼中。在恋人的眼

里，她看过融火的温柔，使坏的戏谑，也有初见时的打量，后来的关注。楚情词的瞳孔是褐色，其中却又夹杂了暗红。在灯光和阳光下，斜着照入她眼里，那双眸就成了暗红色。谢榆笙喜欢被这双眼注视，同样的，也喜欢看楚情词。

“现在换小笙来，好吗？”楚情词看到了谢榆笙眼里的渴望，更何况自己也的确等了很久。楚情词翻了个身，让谢榆笙压在自己身上，迷离的双眸挑起看她。这一瞬间，楚情词整个人仿佛变了样子，她变得勾人，变得妩媚风情，尽管还是温柔得扶着自己的腰，却向自己传达出最明显不过的渴望。

要我。

对楚情词来说，谢榆笙的一切都是稚嫩而青涩的，尽管做了很多次后，谢榆笙已经学会了很多，可这些在楚情词面前依旧只是皮毛罢了。少女在索取自己时总是一副认真的样子，仿佛她们不是在做爱，而是在研讨学术。可偏偏，每次只要看到对方那副认真的小模样，自己的身体就会格外有感觉。

“小笙，脸红什么，又在害羞吗？”楚情词半坐半躺，将身体靠在枕头上。她看到面前的少女凝注自己一会儿，白嫩的小脸越发红润。似乎，每次要自己的时候，她都会这样。

“没有害羞，我只是觉得…你很美。”谢榆笙憋了很久，才找到这么一个形容词来描述自己此刻的感觉。

谢榆笙曾经陪着楚情词出席宴会，也

见过不少漂亮出众的女人，可是，在她此生所见的人中，却没有一个能比得过楚情词。她承认这是自己的主观想法，可喜欢和爱本来就是很主观的东西。楚情词身上的气质是年月沉淀出的成熟，而得天独厚的，自然是她漂亮的长相和出众的身材。

楚情词比自己矮一点，两个人的身高几乎是相同的，她的腿细而长，哪怕生过孩子，可她的身材却依旧保持在最完美最佳的状态。楚情词腰身细长，臀瓣翘而不丰，大小正好，是典型的亚洲人最看好的身材。

她可以温柔，可以薄凉，可以像个女王般高高在上，却也可以成为风情万种的勾人夜妖。她的很多面，只属于自己，唯有自己才能看到。谢榆笙曾经无比庆幸自己能够成为楚情词的恋

人，甚至感谢自己的生命中出现了这个人。

“情词。”谢榆笙心跳加快，她伸出手，抚摸女人细长的发，随后低下头，乖巧却又渴望得含住近在咫尺得那对饱满。和自己的大小是完全不同的极端，这里很大，到处都是熟女的气息。它们早就因为动情而饱满，在自己吻上之际，又挺了几分。

“小笙好像一直都很喜欢我这里，用你的喜欢的方式要我，小笙怎么做，我都很舒服。”楚情词眸光微暖，她抚摸着谢榆笙的长发，为她收拢在一边。主动挺起胸部，将自己敏感的软物送入对方的口种和手中。这里太大了，大到无法彻底用手掌包裹住，更不要提用嘴巴全数吞入。

谢榆笙只能含着顶端，还有周围那片漂亮的粉晕，沿着那颗小而晶莹的粉珠绕着转圈的游戏。楚情词被她握揉着，含吮着，本就有了感觉的身体难耐起来。她是想尽快开始的，可低头看到少女贪恋自己胸部的样子，催促也就咽了回去。小笙喜欢自己的胸，楚情词知道，而她也喜欢小笙这样玩弄她。

楚情词赭红的眸子闪出迷离，她的感觉被带动，理智自然会随之落低。她享受恋人的爱抚，喜欢少女不掺杂任何目的，纯粹是为了欲望和爱的求欢。尽管动作青涩，楚情词还是被轻而易举得撩动，终究是忍不住开口索要更多。

“小笙，再多给我一些。”

Chapter • 5

谢榆笙经常会有种自己已经擅长的错觉，可每次和楚情词亲密，对方都会用实际行动来告诉自己，和楚情词亲密，自己永远都无法做到游刃有余。毕竟，珍视的人就在自己身下，随着自己给出的抚摸而欢愉，这样的事，千次万次，也绝对不会变得擅长，每一次都很珍重，也很新奇。

楚情词的身材比谢榆笙更具有冲击性，整体是凹凸有致的，每一寸又生得恰到好处，不会过于丰盈，却也没有瘦削过度。她靠躺在身后的抱枕上，手臂搭在自己肩膀上，两个人在此刻的距离是0，谢榆笙知道，只要自己再靠近一些，0就会变为负数。

她低下头，重新含住面前白嫩的软

物，又想起楚情词的催促，在软物的顶端之上绕了几圈，恋恋不舍得留下一个可爱的小红印，随后才离开。少女的气息伴随着忽重忽轻的吻，从胸部一直蜿蜒到腹部，再逐渐往下，最终越过密林，来到她并不陌生的地方。

那里早已经变得湿润，散发出渴望和暧昧的气息，谢榆笙很喜欢用这种方式“索取”楚情词，好似虔诚，好似讨好般的方法。但她和楚情词都明白，在她们之间，这不意味讨好，仅仅只是情到浓处，最直白的一种表现。

谢榆笙觉得楚情词这里很漂亮，尽管她从未看过其他人这里，但在她心中，楚情词的一切，自然都是世界上最好的。那处地方的色泽是水粉色，

因着每一次自己看到它，它都会被水沾湿，嫌少有见干的时候。它很小巧，内外的肉瓣又生得整齐。吻上它时，柔软的感觉仿佛在品尝一颗上好的软糖，缠绵又甜蜜。

谢榆笙看了好一会儿，用余光去看坐在前方的楚情词，只见她微微侧着头，并未看自己，屋内的柔光照到她她白皙的脸颊上，不知是不是错觉，那成熟美艳的脸上，竟然多了些鲜少会有的浅红。她在害羞？楚阿姨也会羞怯吗？

谢榆笙仿佛发现了一个她独享的秘密，觉得此刻的楚情词可爱极了，这自己在她身上发现的又一个宝藏，谢榆笙打开心中的笔记本，暗自将这一点牢牢记在其中。偷看过楚情词之后，谢榆笙完全没打算调侃，而是心

满意足的收回视线，闭上眼睛，将面前的美味含住。

这一刻，她与楚情词的距离，成了负数。彼此融合，镶嵌。

“嗯…小笙，你很烫。”楚情词其实也忍耐了许久，先不说今晚这一个多小时的折腾，一个多月没和少女亲近，自己用手和道具所带来的快意，自然比不得对方亲自的疼爱来得刺激。楚情词时常会想，谢榆笙最吸引自己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明明在床上很青涩，技术也绝对不是自己经历过最好的，可唯独她能够轻而易举得让自己达到愉悦的极致。或许这就是喜欢与不喜欢的区别，谢榆笙的一切都让自己喜欢得紧，被少女索取，也让快乐加了一倍。

身体敏感又私密的位置被少女含在口中，她闭着眼睛，很怜爱得吻着，吮吸着。那里在她嘴里被她照顾得好极了，楚情词完全不需要担心少女会冒失得弄疼自己，因为自己疼了，她会比任何人都要心疼。

楚情词终于把视线扭回来，她低着头，眸光泛着生理愉悦而出的泪水，夹杂了心窝涌出的柔情。她看着谢榆笙白皙的侧脸，忍不住伸出手为她把发丝整理好，动作轻柔得揉着她的脑袋，又小小得将她往自己腿心带了带。

被楚情词摸头了，谢榆笙勾着嘴角，她知道对方是喜欢的，于是更加卖力得去舔弄。舌尖翘起来，成了弯曲的小勾子，反复挑着，撩拨着软糖中那

颗最易感的肉粒。谢榆笙自己最受不了楚情词摸自己这处地方，同样的，她也知道楚情词这里有多经不起推敲。

舌尖绕着敏感的小肉珠绕着圈，好似鱼儿戏水，风撩野草。尽管早就做好了准备，楚情词还是忍不住抖了几抖，她下唇轻颤，在少女的有意撩拨下软了身子，腿心更是好一番抽搐，溢出不少暖流。楚情词的热情是最好的回馈，谢榆笙听到她越来越急促的喘息，眼睛热得几乎要冒火。

情词，情词…谢榆笙在心里念着楚情词的名字，她用手揉着女人的腿根，轻轻抚摸她的腰身，在她敏感的肚脐周围轻轻划动。同样的，唇舌在此刻也并未闲着，谢榆笙知道，楚情词动情得厉害，她现在吸一定需要自己更

努力的“欺负”她，越快越好。

舌尖绕着小肉蒂转了一圈，继而带来软糖中心的下方，这里正是溢出糖蜜的地方，想要更多糖蜜，直接来这里就对了。灵巧的舌尖撩进其中，调皮又灵巧得一点点探入。那里面的温度比自己想象中更灼热，而舌尖也很烫。热与热，过度交合，成为一种让人酥麻的烫意。

“小笙，很舒服，就是这样，哦唔…我很喜欢你这么 做。”楚情词忍不住抓紧了身下的枕头一角，企图去抵抗那份有些让人承受不住的快感，她抓得很用力，手臂甚至都浮起了淡淡的血管。可另一只抚摸谢榆笙发丝的手，却又那么轻柔。

楚情词不会压抑，性爱是成熟女人早

就习惯的事，她也不会吝啬自己的声音。女人清楚，自己的声音对少女是很有冲击性的。很多时候，楚情词不是故意发出这种声音，只是谢榆笙给她的快意太多，若不叫喊出来，便会承受不住。

楚情词的喘息越发凌乱，自吼间发出的轻吟从快到慢，一点点变得悠长缠绵。她忽然想起，在两个人刚开始做的时候，少女笨拙又胆小，每次听到自己发出声音都担心是不是弄疼了自己，中途停下害得楚情词好一番难受。可后来，自己与她说明白了，少女便就越发“坏”了，可楚情词并不讨厌这种坏。

“小笙，再快些，就是那里，用舌尖顶弄。”楚情词在这时候彻底绽放了她鲜少有人看到的一面，对楚浔，她

是温柔的母亲，对外人，她又是商界的举足轻重的女王。她偶尔也会对一些入假意温柔，也会对楚浔施展压力，可唯独对谢榆笙，她会展现出自己的妩媚与动人，这是很少有人见过的样子，而今，彻底只属于谢榆笙了。

灯光照在女人白皙的身体上，优越的皮肤被汗水轻轻落了一层泛光的银霜，她情不自禁得起伏，胸前那两颗饱满随着她的动作摇晃。大抵是晃得厉害，女人用自己的双手握住，指腹夹着顶端，轻轻拉扯，完完整整得沉浸在这场情欲的最后宣泄上。

谢榆笙知道楚情词要到了，她更加卖力，更加快速得挑动舌尖，却也忍不住抬起眸子，去看女人美艳至极的样子。昙花一现，最美不过一次，然

而，楚情词的美却不仅仅是瞬间，在自己这里，是永恒。

“小笙，来了…”楚情词轻声唤着，忽然扬起头，发出一声婉转动听的长吟。她的身体高高弓起，糖心中的糖蜜猛地以涌，释放出今晚最多的一次。那些糖蜜被谢榆笙珍惜得全数吞入口中，大抵是太久没被少女用嘴巴要到高潮，这一次楚情词涌了太多的糖蜜出来。

一时间，谢榆笙没有马上喝完，小嘴被撑的有些鼓鼓的，她正打算慢慢吞入，可楚情词却怜惜得摸上她的脸，将一旁的纸巾抽出来。

“小笙，吐在这里。”楚情词柔声说着，看着谢榆笙的眼神温暖缠绵，她知道少女总会把自己流出的东西吃

掉，自己也会如此对待少女。可那种东西，吃太多总让楚情词觉得会委屈了谢榆笙。她用指腹轻摸谢榆笙的唇瓣，用纸巾等着少女把口中那些属于自己的液体吐出，可谢榆笙却红着脸摇头，把那些一点点慢慢咽下去，眼里都是满足。看着傻乎乎的少女开心的样子，楚情词心下微颤，她将少女搂住，按在自己胸前，紧紧抱着。

“傻小笙。”

Chapter • 6

第二天，谢榆笙醒来时，身边的床铺已经空了。温暖的被子因为少了那个人变得微凉，如果不是房间里残留着她们欢爱后的味道，还有那个人身上的香气，谢榆笙甚至会以为昨晚的一切都是自己太过想念，又做了同样的

梦。

她从床上下来走进浴室，少女白皙而干净的身体出现在镜子里。比起昨晚，身上多了数不清的红色痕迹，有些是抓痕，有一些是咬痕，更多的，是亲吻之后，暧昧而浅粉的吻痕。

谢榆笙摸着脖子上的痕迹，脸色微红，好似在回忆什么。可重新归为现实，她又开始懊恼这些痕迹该怎么遮住。还好现在是秋末，天气不算暖，穿的衣服也比较多。谢榆笙翻找衣柜，终于找出一件半高领的毛衣，刚好能够遮住脖子上的痕迹。她把白色的毛衣穿在身上，又找了一条同为白色的长裤，这才下了楼。

早上7点，这个时间对谢榆笙来说并不算早，但她知道爱赖床的楚浔是肯

定没起来的。楼下只有过来的阿姨在准备早餐，而不远客厅里放着一份电子文报，应该是提前为楚情词准备的。

谢榆笙含笑看着，带着些小私心坐在沙发旁低头看手机里的资料。没过多久，楼梯传来脚步声，谢榆笙抬头看去，便见楚情词穿着一身白色西装走下来，而她身后还跟着睡眼惺忪，明显是被强行叫起来的楚浔。

“妈，我都说了8点再起来就可以，我又不是非要吃早餐。”楚浔一向喜欢掐点，不管是赴约还是起床，都喜欢踩着时间线的最后一刻进行。她平时在学校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谢榆笙每天叫她准时起来，恐怕这人早就会因为早课迟到被扣光表现分了。

“你睡懒觉的习惯的确应该改改了，小笙一早就醒了。”楚情词下楼看到谢榆笙，回头对楚浔说道，又把视线落回到谢榆笙身上。看到少女穿了一件高领的毛衣，楚情词眼里闪过一丝得逞的笑容，很快又被她自己隐没去。

“唔，她又不是正常人，现在哪个年轻人会像她这样嘛，你少用她和我比嘛。”楚浔哼哼唧唧得说着，却又走下去坐到谢榆笙身边，靠在她怀里撒娇。感到楚浔用脑袋在自己肩膀上蹭来蹭去，谢榆笙下意识得去看楚情词，便见对方正挑眉看着她们，急忙把身上的楚浔推开。

“阿浔，我今天还有事要忙，所以起的早了些。”谢榆笙借着这个借口掩饰自己把人推开的动作，听到她的

话，楚浔眨了眨眼，似乎也想到谢榆笙今天要从寝室搬出去了。她们现在是大四，并没有去学校的必要，大部分学生也早就开始找地方实习了。楚浔要继续读研，而谢榆笙作为优秀毕业生，要她的公司数不胜数，而她心里似乎也早就有了决定，早就租了房子准备搬离学校。

“唔，好吧，不过我今天有课，不能帮你，你一个人可以吗？”楚浔轻声问谢榆笙，虽然她知道自家闺蜜长期锻炼，力气比自己大得很，但谢榆笙一个人自己搬家，还是让她有些不放心的。

“我自己没关系，东西也不是很多，你放心去上课就是。”谢榆笙朝着楚浔摆摆手，示意没关系，听着两个人的对话，楚情词默默记下，看着少女

浅笑的侧脸，忍不住伸出舌尖舔了舔下唇。

三个人吃过早餐，楚情词让司机先送谢榆笙和楚浔去学校，之后再送自己去公司。和楚浔走在学校里，谢榆笙安静得想着下午和楚情词见面的事，完全没注意到一旁的楚浔始终探究得盯着自己。

“笙笙，你发什么呆呢？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啊？我啊，昨晚总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你有听到吗？”楚浔揉着长发，想到昨晚莫名其妙的噪音害自己半夜被吵醒，有些不满得嘟着嘴。

“你听到什么了？”谢榆笙眼神有些慌乱，只是语气还保持着平时的感觉，楚浔想了想，也无法形容那种

声音，反正就是挺暧昧的。她觉得像谢榆笙这种没找过恋人的好学生肯定不懂，而且也不好说是不是自己听错了。总之，这事没法说。楚浔摇摇头，说自己只是听错了，这也让谢榆笙稍微松了口气。

两个人走在一起，不少学校的学生纷纷侧目。毕竟楚浔和谢榆笙是琅岐大学的“两朵”校花，真实印证了一句话，好看的人果然都只爱和好看的人一起玩。临近毕业，楚浔要出国读研，谢榆笙也要离开了。想到马上就看不到这么漂亮的学姐，不少对她们有心思的学弟学妹都想着赶紧再多看几眼，当然，也有想趁着毕业前告白的，且这种人还不在少数。

相比起楚浔，谢榆笙的追求者总是女生多过男生，大抵是气质气场的问

题，让谢榆笙很容易吸引学妹和学姐，有的甚至已经毕业了，还会特意回来看谢榆笙。对此楚浔把她形容成人间行走的扳手，谢榆笙听后只是摇头。她其实很想和楚浔说，自己对这些人没有任何感觉，她的身心，早就给了同一个人了。

“谢…谢学姐，这是我送你的…你的毕业礼物，请你收下，我知道你不会接受我，但是我还是会一直喜欢你的！”正当两个人边走边聊时，一个学妹忽然出现，双手举着礼物递过来。这个学妹楚浔有听说过的，也是在学校很受欢迎的新生，听说一进学校就对谢榆笙有了兴趣。

谢榆笙其实并不擅长这种拒绝，而她每次想如何婉拒都要想很久。她在想事情时，面上的表情薄淡到几乎冷

情，也就给了不少人一种她很不好接近的错觉，冷美人的称号也是这么来的。可了解她的楚浔很清楚，这厮根本不是冷情，压根就是被告白吓到，整个人都当机了。

这会儿看到谢榆笙又开始皱眉思索，小学妹被她吓得不敢抬头，楚浔真的很想告诉小学妹，你们谢学姐这不叫高冷，是呆萌啊。

“谢…谢学姐？我是不是打扰啊你了？”小学妹见谢榆笙许久都没回复，她有些慌乱得放下举着礼物的手，抬起头看谢榆笙。她个子高挑，今天又穿了一双马丁靴，一双腿细直又长。白色的衣裤，外面是黑色的风衣。她整个人看上去就像那些随意打扮一下就出门的明星，用相机拍都能拍出漂亮的接拍来。

这会儿，谢榆笙还在思考该怎么让小学妹不太难受的情况下婉拒这份好意，她涂着口红的薄唇轻抿，黑色的长发漂浮，整个人看上去像极了从艺术电影里走出来的人。小学妹看呆了，顿时觉得这样的谢学姐是自己根本配不上的。

她心里既后悔自己跑来告白，却又很开心能够这么近距离得看到谢榆笙，没等对方回复，小学妹便跑开了。楚浔在一旁目睹了全过程，再看看人都走了，谢榆笙才回过神呆呆得看自己，楚浔翻了个白眼，无奈地拍拍谢榆笙的肩膀。

“笙笙啊，我觉得你这毛病得改改，拒绝人哪有那么困难，像我，来一个拒绝一个，都不带暂停的。估计明天

啊，又会传出你高冷的传言了。”这个小插曲暂时告一段落，楚浔去上课，而谢榆笙则是回到两个人的宿舍，收拾自己的东西和行李。

收拾好之后，谢榆笙自己叫的车还没过来，谢榆笙有些困倦，昨晚她和楚情词折腾了许久，两个人太长时间没见彼此，也没有亲密，仅仅是一次，当然不够。她们闹腾到凌晨才拥着彼此入睡，而今早谢榆笙又起的早，这会儿安静下来，便靠在床上睡着了。

在梦里，她梦到了和楚情词相遇的事，和这个人相识，鼓足勇气追逐，大概是谢榆笙这辈子最勇敢，也最不后悔的决定。

“笙笙，反正宿舍都锁门了，你就去我家住呗，反正我家房间多的是。”楚浔和谢榆笙站在紧闭的宿舍门口，宿管阿姨是个40多岁的女人，据说脾气有些暴躁，平时管学生也管得严。宿管阿姨讨厌不遵守时间的学生，自打她来之后，凡是超过时间没回来的，根本没有放行的可能，哪怕是谢榆笙这种优等生也不例外。她无奈得看着紧闭的铁门，歉意得看了眼楚浔，对她点点头。

“那…麻烦你了阿浔，你母亲也在家里吧？这么晚会不会影响她休息？”谢榆笙轻声询问，楚浔听后看了眼手机，拍拍她的肩膀。“你安啦，我妈不是那种老古董，这时间啊，她肯定在忙工作还没睡呢，她其实挺好相处的，你不用怕。”楚浔让谢榆笙放一百个心，只是后者还是有些不安。

楚浔的家庭谢榆笙是有所了解的，楚浔的母亲叫楚情词，是琅岐市很有名的楚氏集团总裁，谢榆笙不知道楚情词是什么样子，只是偶尔会在新闻里听说她做了什么事，直观感觉就是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而这类人，大多数都不太好相处。

跟着楚浔等待司机，随后两个人就被接到了家里。这是谢榆笙和楚浔成为好友后第一次来她家中做客，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了，可谢榆笙还是没忘记基本的礼仪。她在下车后理了理头发，将身上的衣物检查一番，确定没有什么失礼的地方，这才跟着楚浔进门。

大厅里点着明亮的灯光，将屋子照得如同白日，谢榆笙站在门口，明明客

厅里还有楚家的佣人，她却是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坐在沙发上的女人。女人穿着一身浅杏色的家居服，脚上踩着浅灰色的拖鞋，正坐在桌前查看电脑。

她把头发收拢在肩膀一侧，用一条素色的皮筋绑在发尾，三七粉的刘海遮住她脸颊两边，将那张小巧而精致的瓜子脸完美凸显。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她看上去很年轻，大概只有二十五六的样子，外观上看，比她和楚浔大不了多少。

她桌边摆着红酒，时不时被她拿起轻啜一口，她摇晃着酒杯，白皙的侧脸在光线下泛着白浅的光晕，在秀挺的鼻梁上是一副金丝眼镜。女人戴着这副眼镜，并没有任何显老的感觉，反而让她身上生出了一种极为特别的气

质。

金丝镜框整体有些复古的感觉，加之女人那双有些媚态的丹凤眼，整个人看上去像极了民国时期的大家千金，她身上仿佛有种让人无法看穿的神秘，而那副眼镜更是加重了这种感觉。优雅端庄，成熟稳重，却又因为这副金色眼镜莫名增添了几分神秘。

谢榆笙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成熟女人，她呆呆得看着，甚至在女人回头看自己的时候也不曾回神。这个时候，理智仿佛被支配了去，只剩下对女人的好奇与赞美。她真的很漂亮，谢榆笙在心里想着。

楚情词看着忽然回家的熊女儿，再看看她身边站着的少女，心里多少猜出是怎么回事，只不过，比起探究楚浔

忽然回来的原因，楚情词反而对她带回来的这个少女有些兴趣。自家女儿性格开放，在学校也结交了不少好友，带回家的人却不算多，满打满算加上现在的这个也才四个。

只不过，比起前几个，楚情词对眼前的少女却有着不一样的好感。楚浔之前带回来的人很吵，而谢榆笙却一反常态的安静。少女身材高挑，安静而有礼的踩着一双白色的运动鞋站在门口。她呆呆得看着自己，仿佛看到了什么惊艳的事物，一双眸子充满了惊艳。

少女的眼神干净纯粹，不带有任何目的地性。她不像楚浔带来的其他朋友，带着想要和楚氏结交的心思，也不像一些吵闹的年轻人，无视他人制造一些令人讨厌的噪音。少女就只是安静

的，有礼貌的站在原地，乖巧得令人心生好感。

“妈，这是我闺蜜，谢榆笙，今晚我们出去没赶上回宿舍，我就带她来这里借住一晚，你放心，她一点都不吵的。”楚浔介绍了谢榆笙，这会儿后者也知道，这个漂亮年轻的过头的女人，就是楚浔的妈妈，楚氏集团的总裁，楚情词。

尽管在来之前谢榆笙心里就构想过楚情词会是怎样的人，可见到真人，她才发现真实和心里所想的完全相悖。楚情词很年轻，如果不说她是楚浔的母亲，谁都会觉得她是楚浔的姐姐。她皮肤保养极好，脸上没有岁月带来的任何痕迹，就连体态都如年轻人一般。

谢榆笙呆呆得看着，直到楚情词起身走来，再度把视线落在自己身上，她才回了神。意识到自己再次看着初次见面的长辈发呆，谢榆笙脸色涨得通红，有些不好意思得低下头，尤其是楚情词走过来的时候，女人身上的茶香混着空气钻入鼻间，那份好闻的味道让谢榆笙深深吸了一口气。

那个时候，谢榆笙是第一次感觉到怦然心动的意味，她没想到，让自己心跳加速，乃至失去理智的人，会是好友的母亲。在那个时候，她也从未想过，自己和楚情词的初见，会成为日后好一段时间的想念，甚至改变了她的余生。

那晚，谢榆笙和楚情词打过招呼，随后选了一件很小的客房。她没有亲人，父母在她初中的时候意外离世，

只留下足够她生活的遗产。就算谢榆笙比同龄人更加独立，但终究还是会孤独。所以，她讨厌太大的空间，往往会选择比较小的屋子。

屋子有一扇落地窗，一张干净的双人床和小沙发，旁边还有桌台，仅仅是这样就足够了。谢榆笙躺在上面，她以为自己会很难入睡，却没想到，在她满脑袋都是楚情词的情况下，她睡着了，在梦里，依旧是楚情词的脸。

楚阿姨，真的很漂亮。

在那之后，谢榆笙和楚浔的关系越来越好，而她去楚浔家里的机会也多了起来。起初她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意外，不得不去借宿，可后来，借宿成了一种让她期盼的事，甚至她还会做出一些连她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比

如…她会故意设局，让楚浔把自己带去她家里，偶尔的，她也会主动提出为帮楚浔补课，只为了再去楚浔家里，见一见楚情词。

偶尔会遇到楚情词在楚氏加班，没有回来的情况，那时候，谢榆笙觉得自己像极了失去心爱玩具的小孩子。仿佛好一段时间的期盼都在此落了空，她想念楚情词，想见楚情词。哪怕什么都不说，连对话都没有，就只是看着楚情词的脸，她都会觉得快乐。

这是一种谢榆笙还无法理解，甚至没办法读出实际意义的想念。直到后来，她才明白，这种想念的真正名字，叫做喜欢。

谢榆笙在那个时候，对楚情词的好奇胜过一切，她开始旁敲侧击得询问楚

浔关于楚情词的事，第一个重点，就是关于楚浔的父亲。据她所知，楚情词并没有结婚，而楚浔的父亲也一直是个谜团，并没有任何媒体报道。

“我爸？我没有爸爸啊，一直以来都是老妈和我两个人。”楚浔听到谢榆笙询问自己，大大咧咧得说着，似乎并不介意提起父亲这个敏感的话题。谢榆笙看到她的态度，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继续问下去。她得到了自己想知道的答案，心里在疯狂的窃喜，却又想得寸进尺的知道更多关于楚情词的事。

“诶，你是不是觉得挺奇怪的，其实啊，我也是稍微懂事一点才知道的，我妈是通过试管生的我，她是不婚主义，绝对不可能去结婚，也没见她喜欢过什么男人，总之啊，我们两个基

本上互不干涉，我妈对我的管束挺少的。”楚浔并不介意把自己的一些小秘密告诉给谢榆笙，听到这些，谢榆笙点了点头，表面淡定，心里却又因为得到了楚情词的一些消息而欣喜若狂。

在大二的一整年，谢榆笙的全部都与楚情词有关，尽管两个人的身份仅仅只是学生和学生家长，可谢榆笙却将自己的生活分割了一半，全然交给了楚情词。她有空的时候，会搜索楚情词的消息，甚至会用自己补习的时间去搜查一些关于楚情词在商业上成功的案例。

年月累积，对一个人的好感也在不断叠加，谢榆笙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对楚情词有如此执拗的追逐感。她只是想更了解楚情词，再多知道一些她的

事，再借着楚浔的名义，多去看她几眼。谢榆笙以为，这样的事会持续到自己对楚情词失去兴趣为止，可是…命运没有给她这样的机会，反而将这份兴趣转变成另种感觉。

谢榆笙被楚浔带去酒吧，那个时候，她看到了不一样的楚情词，情窦有了初开的机会，终于将执拗重新定义，换上了真实的名字。她对楚情词并不是短暂的好奇，而是一见钟情。

Chapter • 8

为什么不是她呢？如果是自己，那就好了。

谢榆笙坐在角落里，微仰着头，全神贯注得看着二楼上的两个女人。楚浔早就和一群朋友去舞池跳舞，这里没

人会注意到自己，谢榆笙完全可以任由自己的嫉妒疯狂蔓延。

初见楚情词到现在，这个人给自己的印象始终是成熟且干练的。她不像大多数家长那么老气古板，而她的样貌也根本和老气扯不上边。楚情词的观念和想法都很开放，面对自己的感觉也并不像年长太多的长辈。谢榆笙偶尔有机会和楚情词单独相处，每一次她都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好看，也很美好。

她对自己总是温柔得笑着，偶尔也会和自己谈谈楚浔，开一些轻松的玩笑。她说自己很优秀，说楚浔要是有一半就好了。殊不知，谢榆笙才是羡慕的那个，她既羡慕楚浔能有楚情词这样的母亲，却又不想自己成为楚浔。

因为，她想要的楚情词，不是以亲人的身份，她想和楚情词拥抱亲吻，像现在她和那个女人所做的那样，亲密无间地喝酒交谈，乃至抚摸彼此的身体。

谢榆笙呆呆得看着楚情词，这时候的她和平时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她嘴角啾笑，咖色的长发特意烫夹了刘海，也做了漂亮的造型。她穿着一袭黑色的露背裙，精致的锁骨一字横出，上面是一条精致纤细的白金锁骨链。

她大概喝了不少酒，身上充满了酒后的性感与慵懒。她就这么靠在沙发，一旁的女儿抚摸她的腰腹，而她也享受得眯着眼，脸上带着几分愉悦。眼看着楚情词拿起酒杯再度饮了一口红

酒，却立刻转过身，对这女人将酒喂过去。

这一幕场面对还没有初恋的谢榆笙来说太过刺激也太过羞人，她面红耳赤，呆愣愣得看着两个人热烈的亲吻之后，随后便从二楼的后门离开。两个人去哪里，不言而喻，谢榆笙就这样呆坐在酒吧，她不知道和楚浔她们的聚会是什么时候散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回了宿舍。

她只记得，那天晚上，她做了人生中第一场情梦。梦里和楚浔交缠亲吻的人换成了自己，青涩稚嫩的梦没有后文，却将内裤弄得湿透。

“情词。”谢榆笙迷糊着从睡梦中转醒，她揉着有些微沉的头，实在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梦到两年前的事。她低

头看了眼手机，发现梦境虽然很长，可实际只过了半个小时，距离约定用车的时间还有一小时左右。谢榆笙想问问司机能否提前一些，这时候，微信上忽然收到楚情词的消息。谢榆笙一直是把楚情词置顶且加了特殊提醒，只要这个人发消息，自己一定会立刻收到。

谢榆笙急忙打开微信，看到楚情词问自己在哪里，谢榆笙回了一句在宿舍，紧接着对方就没了动静，也再无回复。谢榆笙并没有多想什么，可过了一会儿，宿舍传来敲门声，谢榆笙走过去开门，发现楚情词就站在门口。

她应该是从公司过来的，身上还穿着那套早上的白色西装西裤没有换掉。女人浅笑着看自己房间里的行李，踩

着高跟鞋的脚往后轻轻一挑，把门关上。紧接着，谢榆笙被扶着肩膀，一个浅吻落在嘴角，属于恋人的味道让她忍不住笑起来。

“情词，你怎么来了？”

“下午没事就来看看，省得某个小笨蛋自己拿不动东西累坏了。”楚情词挑眉，视线落在谢榆笙垂下来的右手上，像是知道她在暗示什么，少女脸色微红，那张素来清冷的脸多了鲜艳的活力。

“东西没有很多的，可是，你能过来，我很开心。”谢榆笙没想到下午还能和楚情词见面，心里的雀跃让她觉得接下来搬东西都成了一件开心的事。她的行李的确不多，满打满算只有三个箱子，两个人完全可以拿动。谢榆笙本想提两个，给楚情词一个，

毕竟她力气大，平时也有健身，拿两个箱子并不难，可楚情词却先她一步将箱子抢走了。

“我怕你累坏了，小笙的手可是很重要的，记得用左手拎。”楚情词意有所指得说，视线又带了几分调笑和暧昧。谢榆笙知道她一直挤兑自己的原因，还不是昨晚，自己到了后面便觉得右手酸痛，没力气再动，最后只能再用了口。

谢榆笙其实并不是那么没有耐久的人，可昨晚的楚情词太过热情，要得也太多，加之一个多月未曾“激烈”，谢榆笙的确有些生疏了，楚情词哀怨的小模样还历历在目，谢榆笙想到便觉得可爱。却不曾想，都白天了，楚阿姨竟然还在介意“右手无力”这件事。

谢榆笙走在她后面，有些不服输得咬了咬唇。两个人把行李箱抬上车，谢榆笙按照约定给司机支付了车费，却没叫他再过来接自己，司机见免费拿了报酬也没多问什么。

“小笙，你租的房子在哪里？”楚情词到车上，看着还在发呆的谢榆笙，勾着笑问她。谢榆笙这才从“右手发酸”这件事上回神，她忽然想到，自己还从未说过出租屋的地点，这本来是她精心策划的一个小秘密，却没想到现在要提前被楚情词知道了。

“我租的房子…就在楚氏对面的青雨小区。”本想保守的小秘密不得不提前说出来，谢榆笙说完，瞄了眼刚刚微楞，随后又笑起来的楚情词，面上比之前还烧得慌。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小笙这样做是为了我吗？之前一直隐瞒不告诉我，就是为了给我惊喜？还是说，小笙在打什么坏主意？”楚情词忽然凑近，看到她伸出手，谢榆笙下意识得闭上眼，朝着她靠过去。车子里灯光不亮，少女皎洁的面容还是白得发光。

她主动用脑袋蹭自己的下巴，像是小动物对着主人撒娇一般。楚情词明白对方大概不想对房子的事解释什么，才会用撒娇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想到这点，楚情词为她把安全带系好，又在她脸上吻了吻。

“我听阿浔说啊，你在学校是冷美人，如果小笙现在的样子被其他人看到，他们可能会觉得很惊讶吧。”楚

情词摸着谢榆笙细腻的脸颊，后者听了，轻轻摇头，蹭她的手心。

“除了你，不会有人看到，我只会对你一个人这样。”谢榆笙实话实说，大概是父母早逝的原因，她一直都是个冷清的人，直到遇见楚情词，她才发现，自己也可以拥有色彩。

两个人没在学校门口逗留太久，楚情词开车带着谢榆笙到了出租屋。青雨小区的环境和安全措施都不错，这里的房子租起来也不便宜。楚情词知道谢榆笙有父母的存款，加之少女平时并不乱花钱，租下这里并不是太过沉重的经济负担。尽管楚情词知道，自己有足够的钱让少女挥霍，但对方从未向自己伸手要过金钱，甚至在约会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谢榆笙安排流程。

“这里收拾得很舒服。”楚情词被谢榆笙邀请进去，在搬来之前，谢榆笙已经将房子收拾过，这是一个大概40平的单人小屋，屋子有一个不算太大的客厅和卧室，还有厨房和小小的阳台。屋子虽然很小，却被谢榆笙收拾得格外温馨。

两个人不急着想收拾东西，而是一起坐在沙发上，大概是之前做了关于两年前的梦，谢榆笙看着楚情词，总会忍不住想起很久前的事。比如，两个人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楚阿姨，你当初，为什么会答应我的告白呢？”靠在楚情词肩膀上，谢榆笙忽然开口询问，两个人在一起一年半，这是谢榆笙第一次开口询问原因。毕竟在那个时候，她并没有明确得追求过楚情词，那个时候的她不

敢，也没资格那么做。

可是，在那个借宿的晚上，她却做了人生中最大胆的事。她主动去了楚情词的房间，像莽撞的小野兽一般说出了自己藏了一年多的心事。她说她对女人一见钟情，说自己不只是玩玩而已，也说许多该说的，不该说的事。

谢榆笙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哪里借来如此多的勇气，才能让她把心里那份多到快要溢出来的爱慕说出口。她早就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却没想到，面前的女人忽然抱住因为太过紧张而几乎要流泪的自己，就这样同意了。

是的，她们的相恋，始于自己冲动的告白。那是一场没有预演，毫无准备的倾诉，谢榆笙本来只是想说出自己心里对楚情词的渴望与思念。却不曾

想，对方说她也很喜欢自己。

Chapter • 9

楚情词一直都是随性的人，她从小就有和同龄人不一般的想法，随着年龄的增长，想法也变成了性格与见识。她很早就知道自己喜欢女人，不是没有尝试过与男性接触，只是每一次她强迫自己去做他人眼里符合常规的事，身体里每个抵抗和叛逆的细胞就会为之抵触。

讨厌男人，喜欢女人，似乎成了身体的一种本能。楚情词的初恋在16岁，如大多数青涩的恋情初始，她也喜欢上一个高中部的学姐。只不过现在回忆起来，她却连那个人的样子都记不得了。楚情词喜欢自由和无拘束，她的恋情一向是主张给彼此最大限度的

空间，谈过几任女友，最终都因为感情变淡分开，那之后，楚情词便不再找固定的女友，只找固定的床伴，在身体需要时，作为解决生理需求的伴侣。

楚情词是不婚主义，哪怕同性婚姻已经合法许久，她也从未动过找人安定下来的心思。在她看来，婚姻是一种无形的束缚，如果不是真的太爱，根本没有必要去执行。因为父母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孩子，楚情词在拖延了许久之后，还是进行了试管手术，生下了楚浔，这样也算对两个老人有个交待。

只不过就算有了孩子，楚情词也并没有激发出多少母性，在楚浔10岁前，她一直是由楚情词的父母照顾，后来要上初中前，也才被楚情词带回来。

两个人母女关系并不差，她们是母女，可外形和相处模式却更像一对姐妹。

所以，是什么时候变了呢？大概就是遇到少女的时候，所有固定的轨迹，莫名发生了改变。楚情词一开始对谢榆笙并没有什么兴趣，只觉得这是一个很优秀很出色，长相和气质都很好的女孩，她和自家女儿关系不错，比女儿身边的任何一个朋友都要让楚情词觉得满意。

后来，少女看自己的眼神变了，她变得拥有占有欲，变得有了成人才有的渴望。楚情词知道，少女对自己有别样的情感，但她并不戳破，只等着对方自己淡了倦了，也就结束了。可是，长达一年的时间，少女看自己的眼神却愈发热忱，那是一种从外到

内，从放肆逐渐内敛的变化。

她依旧用热忱的眼神看着自己，只是其中又多了让人捉摸不透的情愫。她会故意找机会和自己单独相处，会用她攒了一年的打工钱，为自己送上一份生日礼服。那个漂亮的白金脚链，楚情词收下后并没有戴上，现在却是有一整年没摘下来了。

楚情词以为少女的暗恋会无疾而终，却没想到，一向内敛的谢榆笙会主动和自己告白，明明紧张得快要哭出来，却倔强得盯着自己，期盼得到一个答案。那个时候，楚情词心跳有些加快，她承认，自己也并不讨厌少女，甚至在最近的大半年，被她吸引了。于是，楚情词答应了这个在其他人看来绝对荒唐的告白，在睽违多年，有了一个固定女友，是自己女儿

的同学。

“楚阿姨在想什么？”谢榆笙看到楚情词闭着眼靠在自己怀里，嘴角上翘，猜出她是想到什么好事，忍不住询问她。

“在想小笙。”感到谢榆笙用手抚摸自己的脸，楚情词的身体比之前更软，她舒服得在谢榆笙腿上窝了窝，如一只被驯服的女王猫，舒展着她的骄傲，对自己撒娇。

“今晚留在这里吗？”谢榆笙爱极了楚情词这样的状态，女人平时总是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充当着主导又成熟的位置，很少会对自己卖乖。虽然这栋房子是谢榆笙租下的，却也是她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小空间，也是她和楚情词第一次来到这里，总想，留下什么回忆。

“小笙希望我留下？”

“恩，如果你今晚没事的话，那就…”

“好啊，不过我什么都没带，小笙要负责给我准备好。”

楚情词在谢榆笙腿上舒展了一下身体，又转过身用脸对上楚情词的小腹，在上面蹭了蹭。谢榆笙摸着她的长发说好，两个人又腻歪一会儿，打电话让超市送了一些生活用品和食材，晚上，谢榆笙负责下厨，楚情词帮忙，简单的做了四菜一汤。

吃过饭后，谢榆笙在厨房刷了碗，去卧室找楚情词，她才推门进去，便见那人正背对着自己，将身上的衬衫和长裤脱掉。楚情词其实是个有些小闷骚的人，这点谢榆笙很早就发现了。

她很多面，在温柔的外表下，偶尔也会有些风情的行为与习惯。

楚情词喜欢性感的内衣内裤，款式也很复杂多样，而她和自己见面时候，往往会选择黑色，而她偏生又爱穿白色的衣服。一黑一白，永远是最经典的两种反差色，也是楚情词最习惯的穿着。纯白色的西装西裤，里面是同白色的衬衫，每一次楚情词这么穿，给人的感觉就是优雅干练，知性而温柔。

然而，在褪去表面的伪装后，里面却是极为性感的黑色内衣。半罩杯的款式包裹她白嫩的丰满，上半层是很透的蕾丝布料，下半层是舒软的海绵。蕾丝布料轻透，甚至能看到她若隐若现的粉红乳晕。她听到自己进来，却没有停下脱裤子的动作。

半弯的身子，腰后是凹陷的两颗腰窝，很深也很圆，看上去色气却又很可爱。内裤和内衣是同样的款式，只不过比起内衣，内裤却更加大胆。在内裤的侧面是蕾丝系带，只需要轻轻一扯，那单薄的布料就会松散开。布料包裹她圆润高挺的臀，小巧的臀肉露出大半，那白嫩之上，甚至还留着自已昨晚鬼迷心窍而落下的牙印。

看到这一幕，谢榆笙只觉得脸上烧得火红。她没想到自己会不小心撞见楚情词换衣服的场面，一时间觉得自己应该道歉出去，却又觉得，两个人什么都做过，自己那么做反而更加奇怪。谢榆笙红着脸站在那，这时候，楚情词也脱得只剩内衣裤，她回过头，柔柔的目光看过来，褐红色的眸子潜藏笑意。

“小笙偷看我，坏。”楚情词故意说得委屈，仿佛谢榆笙真成了一个偷看的小贼，可她嘴上这么说，却又主动走过来，拉着谢榆笙的手，按在内裤的蕾丝拉绳上。楚情词身上浓郁的薄茶香在这时候溢满到最大，谢榆笙只觉得脑袋嗡嗡得回响着杂音，反复播放着楚情词此刻对自己说的话。

“小笙，帮我解开，我们一起洗澡。”楚情词声音又轻又柔，在耳边散开，这声音就像是一只活泼的兔子钻入了耳朵里，还在里面蹦蹦跳跳。她抬起头，看着楚情词半阖的眼眸，这双凤眼，在这种时候，最是勾人。

“好。”谢榆笙抬起右手，迷迷糊糊得打算扯开那条细绳，这时候，楚情词忽然轻笑一声，把她的右手握住，

又拉了她的左手过去扯。

“用左手，我怕小笙右手累到，一会儿又不能好好干活了。”楚情词把语气说得暧昧，几乎第一时间就让谢榆笙明白，右手干活这四个字的真正意思。她红着脸，嗔怪得看了眼楚情词，便见对方的脸色也泛着浅红，但绝对和自己不一样。楚情词的脸红，是动情所致。

谢榆笙动手，用左手将那条带子扯开，随之，那条轻薄的小布料滑落，有些情色得挂在楚情词腿间。谢榆笙看着楚情词弯腰将那条小布料扯走，随后扔在了沙发上。两个人走进浴室，谢榆笙身上宽松的家居服很快被楚情词扯掉，她们在花洒下被淋得湿透，彼此紧拥。

“小笙，今晚你先来。”楚情词手里团着一团洗发露，揉搓出白色的泡沫，轻轻揉在谢榆笙发丝上。她本就比谢榆笙矮一些，加上她洗澡时喜欢光脚，不爱踩着拖鞋，自然比踩了拖鞋的谢榆笙矮了更多些。看到她仰着头，眼带笑意得为自己的发揉上泡沫，谢榆笙红着脸点点头，下一刻，楚情词便主动贴过来，用她耻骨上的毛发，轻轻在自己腿侧蹭动。

“小笙，喜欢吗？”楚情词的嗓音有些沙哑了，明明在帮自己洗澡，却又做着意图明显的勾引。浴室里处处充斥着淡白的水雾，谢榆笙低头看着楚情词仿佛夹了桃花般的脸，忍不住将她按在墙上，吻上她。

缠吻时，谢榆笙听到楚情词的浅笑，看到这人顺从得窝在自己怀里，说起

来，她们第一次亲密，楚情词也是这样由着自己，教自己该怎么取悦她。可现在，谢榆笙早已经不再需要人教了。

她想告诉楚阿姨，自己早就掌握了欺负她的方法，今晚，右手是不会累的。

Chapter • 10

微凉的雨水浇透了衣服，秋末的一场雨就会带来一场寒，是下雨时最冷的时候。刺骨的风吹着湿透的衣服，寒意渗透进体内，让少女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她站在楚家别墅门口许久，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不打一声招呼就跑来。

楚阿姨，一定不知道自己会做这种奇

怪的事吧？谢榆笙如此想着，她失魂落魄得站在别墅门口，理智告诉她，马上就是期末，自己绝不该浪费晚自习的时间跑来发疯，若是被雨淋得发了烧，更是麻烦的情况。可是，她想念楚情词，那个人出国开会没有告诉自己，还是自己从楚浔的口中听说的。

明明两个人是恋人，可楚情词却连出国这种事都不曾与自己说过。女人是宠爱自己的，可是除了亲吻和牵手，却没有更加亲密的主动。是不是，她只把自己的喜欢当做小孩子的游戏呢？否则，为什么没有更进一步？

谢榆笙知道楚情词不会在这里，来了也见不到人，但她还是在这里徘徊，时间到了，她也该走了。可是，一束

车灯忽然照在脸上，也将她的狼狈照得无所遁形，谢榆笙呆愣得看着从车上急忙下来的女人。她皱着眉头，脸上有不解和恼怒，少见的没了对自己的温柔。

她生气了，谢榆笙跟在她身后进了屋子里，心里如此想着。

“为什么？”楚情词拿了洗漱用品，让谢榆笙去浴室洗一个热水澡，又让人为她准备了热汤，防止她淋雨感冒。谢榆笙听着楚情词的质问，看着她没什么表情的脸，积压了许久的心事，脱口而出。

她问女人为什么出国不与自己说，为什么始终把自己当成孩子看待，她答应自己在一起，是不是只是口头上的空话。这是谢榆笙第一次这么尽情得

发泄，而这个晚上，注定了不会太早结束。

“小笙在想什么？”看着谢榆笙的视线飘忽，楚情词揽住她的肩膀，方便她的手指更快得在自己身体内进出。女人才刚到过一次极致，这会儿的声音更妩媚。她身上带着浓郁而诱人的气息和味道，布满薄汗的脸，啜着水雾的眸，她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夺魂的勾，牵扯自己的心。

“在想我第一次要你的时候。”谢榆笙揉着楚情词的发，低头在她轻微晃动的软物上轻轻咬了一口，顶端的粉珠被她含在口中翻搅，楚情词轻哼出声，主动挺起胸，把自己送到谢榆笙口中。

“嗯…怎么忽然想起那时候呢？”楚

情词身体被谢榆笙的手指反复顶弄，她的眸光有些迷离，吐出的话又夹着轻喘。她很享受，也沉浸其中。这时候的楚情词，迷人得让谢榆笙想要一口将她吞入腹中。

“因为那时候的我，实在是太笨了。”谢榆笙提起自己的初体验，面上微微发红，楚情词看着她不好意思的模样，小腹微微绷紧。她能够理解，每个逐渐走向成熟的少女，总是把曾经的过去视为一种不堪。可对楚情词来说，曾经青涩稚嫩的谢榆笙，也有她的可爱之处。

“小笙笨拙的样子，我也很喜欢。”莫名的，楚情词说出了两个人第一次做爱时的话，那个时候，少女全身充斥着不安。她怕自己对她的承诺是一时敷衍，害怕她们所谓的恋人关系只

是口头上的一句玩笑。楚情词没有告诉谢榆笙自己去外国出差，只是不想少女为了和自己联络昼夜颠倒。

她愿意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尽可能的去和谢榆笙多聊一些，而不愿意谢榆笙牺牲她的时间来配合自己。只可惜女儿是个大嘴巴，就这样把自己去外国的事说给了谢榆笙。楚情词本打算明天好好哄一哄少女，却不曾想，自己的错误决定，却给少女造成了这种误解。

楚情词心疼，看到少女冒着雨站在那里等待不在家的自己，心里又很生气。气她不顾身体，气她这样折腾身子。可是，当少女把她心里的不安与害怕全盘托出时，楚情词已经想不到除了亲密之外的安慰方法。至于其他的时，等做够了，再说也不迟。

少女未经人事，她是第一次和自己亲密，楚情词自然充当起了“老师”的身份。她主动吻着少女发抖的唇瓣，带着她一同倒在柔软的床上。比起自己的从容，谢榆笙很紧张，在接吻时，她全身都在发抖。楚情词忍不住嗤笑出声，明明是少女主动想要和自己亲密，如今自己应了她的要求，害怕的人却又成了她。

“楚阿姨，我…我不太会。”谢榆笙喘息着，发抖的下唇轻蹭在自己嘴角边，楚情词有些受不了少女这样稚嫩而无心的勾引。其实她从不是对这人没有感觉，如果真的不能接受，她当初也不会答应在一起。她对少女是有渴望也有欲望的，只是对方的确太小了，如果是自己主动去做这种事，会让楚情词有种不太对劲的感觉。

她从不是禁欲的人，却为了少女，忍耐了大半年，这段时间，能够解决生理需求的只有那些道具和自己的手，若说不想做，是骗人的，可楚情词只想尊重谢榆笙的想法。却不曾想，反倒是对方先忍不住，这下倒也成了好事。

“先吻我，我很喜欢和你接吻。”楚情词没等谢榆笙回复，再一次将她拉下来，与她亲密的吻在一起。两个人本就单薄的睡裙在互相抚摸下凌乱散开，再被她们迫不及待得拉扯扔在一边。两个人坦诚相见，这是她们第一次看到彼此的身体。

少女看上去清瘦，可脱了衣服之后，其实并没有那么瘦弱，长期的运动让她的肌理看上去很结实，虽然胸部没

有那么丰满，却也是足够有料的B罩杯。摸上去可以填满整个手掌，色泽白皙，手感棉弹。楚情词摸着揉着，也看到谢榆笙红了脸，甚至低着头不敢看自己，唯有泄露的轻喘说明，她是喜欢的。

“小笙也摸我，用力一些也没关系。”楚情词拉着谢榆笙按在自己的胸口，那里同少女的不一样，毕竟是生育过楚浔的人，它曾经涨过奶水，丰满的程度是谢榆笙远不能比的。那里大而坚挺，在动情红白中透红，顶端的色泽却又保持着同少女一样的鲜嫩，如同刚刚成熟的蜜桃，引人想要含住。

谢榆笙并不是全然的小白，事实上，在确认了和楚情词的关系后，她也并不是没看过一些这方面的视频和小说，

只是…眼睛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必然是不同的。楚情词的身体太美，这是一具属于成熟女性的身体，充满了女人的性感与妩媚。

这时候的楚情词，是自己全然不曾见过的姿态，仿佛褪去了温柔的表面，释放出只有对恋人身份的自己，才会有的妖娆。谢榆笙喜欢这样的楚情词，爱惨了她此刻的姿态。

“楚阿姨，你好漂亮。”少女坦诚的赞美让楚情词感到愉悦，她轻嗯一声，拉着少女的手抚摸自己涨得有些发疼的胸部，也按着她的头，让她亲吻那里。谢榆笙循着楚情词的带动，低头含住那颗娇嫩的顶端，那里已经硬了，像一颗小石子般顶在自己的舌尖。

不知为什么，只要想到楚浔在婴儿的时候喝过楚情词的母乳，而如今作为她朋友的自己，也同样吸吮着这里，谢榆笙便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羞耻感。这份羞耻感没有让她觉得难受，反而让她更为敏感和激动，谢榆笙为自己这样的反应感到羞人，却又忍不住张开嘴，用力去吸咬那里。

“嗯…小笙…好用力。”楚情词当然不知道谢榆笙此刻的想法，她只知道，少女的动作是杂乱无章的，青涩又莽撞的，用力的吸咬偶尔会把自己弄疼，却也是这份疼，反而让楚情词觉得很舒服。

少女就像勤劳的小蜜蜂，在自己带领下一步步采食自己的身体，楚情词不吝啬得告诉她自己所有的敏感点，带着她去探索自己身体里的秘密。当少

女把修长的手指送进自己体内，那双指细而长，指腹轻柔得勾着自己的内壁，被填满的触感，被撞击的舒适，一并在此刻找了上来。

楚情词很少会有这么久的禁欲期，忽然解禁，她饥渴的，也是不知足的。她开始要求少女给她更多，要她更快更猛的撞击自己，索取自己。谢榆笙看着楚情词迷乱的模样，心跳随着她的起伏加速。

“楚阿姨，我好喜欢你。”谢榆笙是个很少会这么直接把感情说出来的人，因为失去亲人，她对感情的宣泄多数是内敛的，可现在，她忍不住把这份喜欢说出来，或者说，喜欢已经远远不足以表达自己对女人的感情。但是她懂得，年轻的爱，并不可信，自己还要更成熟一些，才能底气说爱

这个字。

那一晚，谢榆笙在楚情词的教导下初次体验情事。尽管才一两次之后，她的右手便开始酸痛，速度和力道都不如之前，但楚情词还是很满足少女带给她的快乐。

“小笙第一次，右手也很容易酸呢。”从回忆中返回现实，楚情词轻轻揉着谢榆笙的手腕，眼里满是贪婪的欲望。此刻的她就像一只偷腥却又不知足的猫，要求谢榆笙给她更多。

听到“右手”再次被提起，谢榆笙像是忽然被充足了电，又好似忽然发狠的小狼，她将楚情词的一只腿高高抬起，分开成羞人的程度，将手指再度埋入其中。

Chapter • 11

“张秘书，听说这次的应届毕业生有几个好苗子，看来今天的面试应该会有收获。”一大早，人事部的总监老马提着文件早早赶来，对楚氏来说，每年毕业季招收新人这段时间都是公司人事部最忙的时候。今年情况特殊，很多行业不景气，而大多数学生也选择继续升学或者出国深造，也导致大多数公司招不到有潜力的新人。

楚氏不缺人才，可缺少的是年轻有活力，可以培养起来的新人。毕竟时代在进步，年轻人的思想和创意偶尔也会有不一样的看法见解，正是他们“什么都敢”的想法，才是宝贵之处。

“嗯，我的确听说今天来面试的有几

个还不错，两个外国知名学府毕业的留学生，还有一个是琅岐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在校四年成绩都是第一，看来这次收获可不会小。”张秘书和人事部总监说完，两个人便各自去忙自己的工作。

老马来了面试厅，这里坐了不少人，见到自己立刻急切站起来谄媚得和他打招呼，老马对于这些打招呼的人也都不见怪不怪了。可这些人中，唯独有个别几个并没有看自己，而是低头在做准备。抛去几个玩手机的，坐在角落里的女生让老马多看了几样。

女生看上去年纪不大，应该是才刚毕业，只是身上却没有毕业生那种浮躁的感觉，反而有种很沉稳的气质。她穿着合身的黑色西装和窄裙，里面是一件同为黑色的衬衫。一身黑的颜色

会给人直面的视觉冲击，会让人下意识觉得这个人是个很冷清的人，而那个女生给人的感觉也是一样的。

她没有与任何人攀谈的意思，谢榆笙本就不擅长交流，而她此刻还有些小小的紧张。这一次面试，她没有告诉楚情词，甚至隐瞒了自己毕业后的工作动向。因为她知道，如果自己说要去楚氏，楚情词很可能会和下属说些什么让自己直接进入公司。这不是她想要的，她的确想在楚氏工作，但绝不是通过楚情词进来。

谢榆笙对自己的能力和履历都有自信，这是自己为了和情词站在一起所作的努力，如果不能凭自己的能力进入楚氏，那么这些努力也就没了价值。

“下一个，谢榆笙女士，请进。”谢榆笙胡思乱想着，很快就到她的面试环节。她没有太紧张，但也没想象中那么轻松。谢榆笙走进面试间，她轻轻推开门，也从容自然得关好，态度就像她已经融入了这个公司一样，全然没有其他面试者的小心翼翼。看到谢榆笙，老马眼前一亮，再看看上面的履历，顿时看谢榆笙的眼神更不一样了。

谢榆笙坐在位置上，先是介绍了她自己，随后介绍了自己的履历和实践经历。她并没有过度的吹捧自己，也没有不该有的谦虚。谢榆笙只是简单地把自己的能力，以及她想应聘的位置交代清楚。说完这些，她又和面试官聊了聊，这才转身离开。她并不知道，在她离开后，老马和另外几个人事部的主管低头窃窃私语，眼里的满

意可是做不了假。

“如果没有意外，谢榆笙肯定是要留的，现在啊，不少混子就是去国外镀了层金，没啥真本事，我看这个小谢，是个狠人。”老马低声和另外几个人说着，很显然他们也赞同老马的话，面试继续，而后面的人如何，已经与谢榆笙无关。她没有多做逗留，直接离开回家，安静等待她的结果。

这几天楚情词很忙，两个人没怎么见面，聊天也仅仅是打电话和视频通话，对此谢榆笙也没有任何怨言。作为恋人，她太过体贴，也太明白自己不能任性要求楚情词多陪自己一些。自己要是进了楚氏，为了赶上楚情词，只怕会比她还忙。

三天之后，谢榆笙不出意外得接到聘

用通知书，成功进入楚氏。她加入的是市场运营部门，这是在整个公司中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当初会选择这个职务，也是谢榆笙认真思虑过的。她想帮楚情词，也想自己成长为可以站在她身边的左右手，她要足够优秀，才有资格说自己是楚情词的恋人。

进入楚氏之后，谢榆笙的确如她想的那样，度过了有生以来最繁忙的一个月。新职员入职，她要做的事很多，除了熟悉公司的环境，与每个同事打好交道才是最难的。谢榆笙的确不擅长社交，但她性格和长相上的优点却完美弥补了这些。

谢榆笙在很多时候有这自己独到的见解，尽管只是个新人，可她每次提出的策划案都优秀的让人刮目相看。有

些人的存在就是这样，如果她距离你是可以触摸的距离，或许会嫉妒也会不服，可一个人，若是强大到凌驾于认知之上，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服从了。

谢榆笙在公司人缘不错，加之她的办事能力，让不少员工都很喜欢她。其中男女的比例竟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均衡，没错，谢榆笙来到公司的一个月，喜欢她的人很多。其中有男性，女性也不在少数。毕竟她的气质就是那种会让男生喜欢，女生也欲罢不能的。

“小笙。”到了中午，谢榆笙和同事准备去食堂吃饭，楚氏的食堂菜做的不错，不仅干净而且味道也很好。谢榆笙为了节省时间，多数情况下也是选择和同事一起去食堂。在去的路

上，谢榆笙看到楚情词给自己发了消息，这个人总是这样，她想自己的时候就会主动发消息过来，一般的恋人总会以在做什么或是表情开头，可楚情词却很喜欢叫自己的名字，仅仅只是小笙两个字，谢榆笙便知道她在想自己了。

“楚阿姨，我在呢。”谢榆笙笑着回复，她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勾起了嘴角。

“小笙最近很忙？忙到都没有时间找我了，你啊，是不是我不找你，你都不会想我的？”

楚情词平时很少会发这么多微信消息，也很少会发表情，可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居然发了一串话，后面还带了一只委屈巴巴的小白猫。谢榆笙了解楚情词，她当然知道对方不是真

的在委屈，只是想自己了，以另一种方式在撒娇。她敢肯定，手机后的楚情词，肯定在玩味的看着屏幕，眼里带着小心机的算计。

“最近工作太多了，我这周末休息，你来我家了好不好？我学了几样新菜。”谢榆笙知道自己最近的确很久没和楚情词好好亲昵了，她也想她了。

“小笙变了呢，现在已经比我还忙了，你去吃饭吧。”楚情词虽然想和谢榆笙多聊一些，但不想耽误她吃饭的时间，便结束了聊天，她放下手机，低头看着桌前积压的文件，自己的午饭，就放到晚上再吃吧。

“楚总，这是这次运营那边给出的企划方案，有个想法还不错。”张秘书

给楚情词送餐时，手里拿着另一份文件递过来。一般来说，这种下面给出的运营并不需要楚情词亲自查看，只不过运营经理觉得这策划里其中有些想法很超前，也很值得研究，不愿意错过这些优秀的想法，才会动了递给楚情词看的念头。

“企划方案？这种事应该不需要我来经手。”楚情词抬头看张秘书，第一次对她的专业性产生怀疑。面对她的质疑，张秘书如实把企划案摊开。

“楚总，这份企划案是运营经理极力推荐的，他希望您一定看一下，好像还是一个刚入公司的新人策划的。这个新人好像是琅岐大学的，是个很厉害的女生。”

“琅岐大学？”楚情词听到这四个

字，眉毛轻挑，她把策划案接过看了一遍，从最开始的严肃认真，到后面，眼里已经掺了笑意。她看着策划案上面谢榆笙三个字，嘴角扬起浅浅的笑容。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少女一直瞒着自己，没想到，会给自己这样一个巨大的惊喜。

“是啊，好像叫谢榆笙吧，是个挺优秀的女孩，才刚来一个月，公司就有不少同事追她。”张秘书丝毫没察觉到不对，依旧以自己的方式夸赞谢榆笙。听着别人口口声声说自己的小笙优秀，楚情词开心之余，又有些酸了。一个月，很多同事追？怪不得都没有好好联络自己，楚情词想。

“下午你把她叫来，我对她的企划案很感兴趣，公司忽然多了这么一个优秀的新人，我觉得应该好好奖赏和培

训。”楚情词说完，张秘书应了声好，而此刻在食堂吃饭的谢榆笙，忽然觉得脑后微凉。

Chapter • 12

在被张秘书叫过去之前，谢榆笙就做好了被楚情词发现的准备，她知道自己在楚氏工作的事瞒不过楚情词，毕竟自己是要站在她身边的人，早晚也会被她看到，只不过谢榆笙没想到这天会来得这么早。

她有些局促不安得站在桌边，看着低头查阅文档的楚情词，心里不停地打鼓。她不知道楚情词会不会怪自己瞒着她，或是把自己这一个月来太忙都没有好好和她亲昵的账一起算了。总之，不管是哪个，都不太像好事。

“楚阿姨…”谢榆笙小声呼唤，她来这里已经半小时了，可楚情词始终没和自己说话，要知道，楚情词平时对自己温柔，可闹起脾气来，还是很可怕的。

“恩？谢小姐，在楚氏，你应该叫我什么？”楚情词听到谢榆笙有些小心翼翼的声音，在心里冷哼一声。现在知道叫自己了？那来公司一个月，怎么都没主动找自己呢？

“楚总，对不起，我不该隐瞒你。”谢榆笙听到楚情词这种语气，当然猜出她肯定在闹脾气了，这会儿的楚情词就是需要主人哄的猫咪，必须得顺着她的毛才行。

“哦？不该隐瞒我？是不该隐瞒我偷偷跑来楚氏，还是瞒着我交了不少好朋友呢？”楚情词说完这句话，自己

都觉得酸。她其实并不反对谢榆笙交友，只是少女太优秀，总是会吸引到不同的人，这会让楚情词生出危机感和不快，仿佛自己珍贵的宝藏被许多人觊觎了去。

谢榆笙许久没有回答，因为她并不擅长狡辩，也不太会什么甜言蜜语。这会儿听到楚情词酸酸的质问，她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在乎和醋意，慌乱感也换成了甜蜜。对谢榆笙来说，楚情词的一举一动都是可爱的。或许旁人听到她说楚情词可爱，恐怕下巴都会惊讶地掉下来，可在谢榆笙眼里，没人比楚情词更加可爱。

“别生气了好吗？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证明自己，也想和你更近一些。”谢榆笙大着胆子走到桌边，轻轻从后面抱住楚情词。少女的主动亲

昵让楚情词心里的不满消去了大半，只不过，她可没忘记自己叫谢榆笙过来的主要目地。

“这是你写的策划案吧？”楚情词点开电脑的文档，谢榆笙看到后点头，她没想到自己的策划会被楚情词看到，一时间有种在大神面前班门弄斧的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是我写的，有很多地方还不成熟。”谢榆笙红着脸小声说，楚情词听后笑了下。她一直都知道，自家的小恋人很厉害又很谦虚。“的确有些漏洞，但想法很好，我也很喜欢，谢策划，今天我叫你来，其实是想奖励你的。”楚情词勾着嘴角，心里已经想好了该怎么进行所谓的奖励。

她的确要奖励谢榆笙，只不过这份奖

励是给作为策划的她，可作为恋人的小笙，却要好好惩罚呢。

“楚阿姨…我…唔！”谢榆笙只想说自己不要惩罚，只希望楚情词不再生气就好，可是她话说了个开头就被打断，转身之间，猛地被压在身后的办公桌上。桌上的东西很多，谢榆笙不能坐上去，就只好用臀瓣靠在桌边，身前的楚情词欺身而来。

“楚氏一向赏罚分明，所以…小笙，我想给你一份特别的奖励。”楚情词说话间，又恢复了惯常的温柔。她的双手安置在自己胯间，轻柔又舒缓得抚摸着，随后右手找到窄裙侧面的拉链，哗啦一声，脆弱的拉链应声而开。谢榆笙仿佛猜到了她要做什么，急忙摇头。

“楚阿姨，这是…这是你的办公室。”谢榆笙面上羞红，整张脸变得像红润的苹果，尽管嘴上这么说，可她并没有真的推开自己。“可是，小笙难道就没想过吗？没想过你来了楚氏，我们早晚有一天，会在我的办公室做这种事，小笙是想过的吧？”楚情词并没有把窄裙彻底脱下，拉开拉链，只是为了更方便自己的动作。

她将那条包裹着谢榆笙臀瓣的窄裙向上撩起，露出里面白色的内裤。和楚情词相反，谢榆笙的内裤多数是浅色系，今天这条，刚好是自己为她买的。纯白色的款式很适合谢榆笙，而上面为了透气而制成的蕾丝花边和连接的纱网，却在此刻充满成了情色的跳板。

在那层单薄的布料间，少女内里黑色

的密林隐隐透出，仿佛散发着勾引自己的味道。内裤包裹着少女最柔嫩的位置，楚情词忍不住探手过去，用掌心轻轻覆住，缓慢地蹭动，那里的温度很舒服，而自己的抚摸显然也让谢榆笙很受用。

“楚阿姨…我没有锁门，不要在这里好不好？”谢榆笙对楚情词的触碰最是敏感，仅仅只是被女人的手隔着内裤抚摸，她就有了动情的湿意。小小的内裤包裹着动情而充血的整片花瓣，那里将内裤的两边填充得丰满，唯独中间是一条明显的缝隙。

这样的画面像极了色情电影里的场景，可出现在谢榆笙身上，楚情词却只能看单纯的情，而非色，因为少女的身体只会为自己绽放，不熟悉的她的人，连妄想她这种姿态的机会都没

有。

“乖，不会有人进来的，让我好好奖励你。”楚情词温柔得哄劝，企图让少女彻底进入状态。她的腿根还在紧绷着，无不说明了紧张。楚情词用指腹轻轻揉着棉质内裤中间的位置，渐渐的，那布料的一小块出现灰色的湿痕，起初只是一小圈，却随着自己的按揉，越来越大。

“楚阿姨。”谢榆笙闭上眼，看似抗拒，却又沉浸在舒适中。少女的脸和五官，就连气质都是如出一辙的清冷，她像极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冷墨，纯粹的黑，不会被任何事物浸染。唯有自己能够轻易调动她的情绪，她的一切感官。

进入公司的她有些不一样了，平时散

着的头发扎起来，显得更加干练成熟，高跟鞋也从以前的时尚款，换成了现在更适合搭配西装的款式。尽管如此，少女依旧是少女，她始终是属于自己的女孩，全身都是自己喜欢的稚嫩与情色，当然，还有情色。

“这里很可爱。”楚情词用手轻轻点着被白色内裤包裹的肉瓣，那里变得有些烫，被点了之后，软软得弹回来，敏感得不像样子。楚情词稍微用力得揉了揉，谢榆笙立刻受不住得弓起身子，少女颤抖而无力的双手轻轻搭在自己肩膀上，一双漂亮的眸子在含泪后变得更加明亮。

“楚阿姨，很难受。”谢榆笙侧着头，小声说着，内裤已经湿透了，黏黏得贴服在腿心，的确是不舒服的。听着谢榆笙小声的恳求，楚情词没有

为难她，直接将那条不堪一击的小布料褪去。在拉扯之际，细密的银丝牵扯，随后楚情词的视线下崩短，她眼里闪过一丝惊艳与热切。

“小笙很敏感呢，自己扯着裙子好吗？阿姨想亲亲你。”楚情词用最温柔的话，说出了在此刻听来最放荡的句子，谢榆笙明白的，这样的姿势，这样的角度，楚情词要亲的地方是哪里。她知道自己该拒绝，不应该和楚情词在办公室这种随时会有人闯进来的地方做这种事，可是…好想要楚阿姨，想要她给自己高潮。

“楚阿姨。”谢榆笙小声叫了楚情词，却没有后话，少女懂事得主动将裙子扯起，露出她成熟的女体。那里已经足够湿润，散发出暧昧而渴求的味道。尽管是少女，但这里却是恰恰

相反的。娇嫩的花儿已经熟透了，迫不及待得淌出勾人的花蜜，引着，勾着自己去采撷。

楚情词想，此刻的自己大概是蜜蜂，否则她怎么会那么渴望花蜜。若她是人，那么罪魁祸首就是少女太过勾人，才会害自己失控。可不管是哪种，楚情词现在只觉得饥渴，她从椅子上下来，跪在柔软的毛毯上，随后将少女细长的腿分开，张口含住肉花儿。

Chapter • 13

两个人在一起两年，除了最开始半年的吃素磨合期，到了后来的擦枪走火，终究成了一发不可收拾。很多事情，一旦开了头，后面也就越来越自然。她们亲密过很多次，有浅尝即

止，有索求无度，很多普通又不普通的姿势，几乎也都尝试过了。

只是，像现在这样，身处在随时都会有人进来的办公室中，看着楚情词跪在地上为自己口交，这样的“耻度”是第一次，而谢榆笙相信，这并不是最后一次。身体敏感得厉害，仿佛所有的青涩全都回归，让这具身体成了碰一下都不得了的凝晶。

它是一种在数月前发现的奇妙晶体，据说是由最古老的冰层晶石凝结而成。谢榆笙也是意外在新闻上看到了关于凝晶的解说，其中有一条，她记忆犹新。凝晶是很奇妙的晶体，它不怕摔打，有着比金刚石还要高的硬度，但他不耐高温，哪怕只是用手心捧住，其温度都会使之融化。

这就是凝晶，一个奇妙而神奇的存在，而谢榆笙觉得，自己此刻也成了凝晶，而楚情词就是把她包裹在掌心中的人。她是许多人心中的女王，也是自己的女神。可现在，她却跪在地上，含着自己的阴部取悦她。在这种时候，心理和身体达成了同步满足，它们同时活跃，同时升温，如凝晶一般，在楚情词的口中极速融化。

“楚阿姨…情词…情词…”谢榆笙揪着裙摆的手紧紧收缩，骨节都因为用力过度泛白。她的小腹随着楚情词一次次的挑舌舔舐剧烈得起伏，双腿也在不住地打颤。楚情词很会利用谢榆笙的敏感度，她知道自己的女孩最受不住哪里，又是什么地方敏感得碰一下都受不了。

灵活的舌尖变得韧性十足，它撩拨着

敏感的赤红肉珠，将它想象成是一颗饱满的红石果，在口中反复搅动。只不过持续高强度的刺激很容易就会让谢榆笙在自己口中去了，楚情词不想太快结束这场奖励，所以她将舌尖撩绕的范围扩大，沿着红石果子的周围绕着圈圈。

那周围软嫩的肉瓣被舌尖抵压，以顺时针的转动轨迹滑动，自然也会牵动中心的红石果子。这种刺激漫长而平缓，滑至下侧和左右两侧时，尚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可若是舌尖滑到了顶部，就会最直接刺激到红石果子的敏感点，引得谢榆笙喘息凌乱。

这样的撩拨反反复复几个来回，谢榆笙身上的汗水打湿了纯白色的衬衫，外面的西装外套亦是凌乱不堪，是谢榆笙在迷乱之际不自知得解开了扣

子，也可能是快意让她迷乱，不自知得撕扯开来。

少女身上的衣物半件没少，可领口的扣子松开，露出内里纯白色的内衣和大片白皙的胸脯。那里白得能看到皮下青灰色的血管，看到肌肤表层渗出的薄汗。在那一片白茫之中，少女自己留下的抓痕尤为明显，也可以猜出，这衬衫的扣子，就是在她抵抗快意下，胡乱解开的。

她很快乐，也很享受，如果不是真的舒服，那腿心处甜腻的汁液不会流到腿根，还有逐渐向下滑动的趋势。楚情词无比满意谢榆笙此刻的样子，她忽然想把这场欢爱再拉长一些，这样一来，少女就会享受得更多。

如此想着，楚情词放满了舌尖的速

度，改为吞食冰激凌一般得品尝模式。柔软的舌湿润微烫，偏偏舌苔又是粗糙不平的。它自下而上，从凝晶融化最快的地方舔舐，将那小小的洞口用舌尖堵住几秒，再慢慢往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舔上来。

放慢的动作将摩擦感拉至最大，柔嫩脆弱的凝晶无助得发抖，反而融化的更加厉害。肉瓣的每一寸软肉都在尽它所能得颤抖，抖着抖着，便溢出了愈来愈多的蜜水。谢榆笙的喘息带了哭腔，尽管到了这种时候，少女依旧保持着她的习惯，不敢发声叫出来，大概也和她们所处的地方有关。

“楚阿姨，我想给你，让我给你吧。”少女察觉到楚情词的坏心，她开始恳求，主动将自己送到对方口中。唇上忽然贴来的软嫩很烫很滑，

上面沾满了少女对自己渴望的液体。楚情词忽然意识到，自己对少女真是越发心软了。少女想给自己，这么主动又急迫，只是听着她沙哑又带着哭腔的嗓音，自己便舍不得折腾了。

小笙别急，这就疼你。楚情词在心中默念，张口将凝晶最易感的肉瓣含入口中，她听到谢榆笙忽然拔高的一声轻哼，尽管少女还是在努力克制，但这一声已经很大，显然是控制不住后的宣泄。

谢榆笙一只手抓着裙子，另只手腕放在口中轻咬着。她低下头，带泪的眸子看着楚情词，女人的侧脸美极了，她脸上也染了红晕，变得更加美艳。她身上是得体的白色西装制服，全身都散发着强大的魅力与气场。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此刻却跪在地上，取悦

自己。

这样的想法在脑袋里蔓开，让谢榆笙的身体在敏感催促与刺激逐渐朝着顶峰攀近。快到了，她自己很清楚，身体马上就要到达顶峰。可就在这时，放在西装口袋里的手机忽然响起来，还是视频通话的邀请。刺耳的提醒声让两个人都是一僵，谢榆笙艰难得将手机拿出来，看到是楚浔发来的视频通话，想也没想就按掉了。

“楚阿姨，别停，至少…别在这时候停下来。”谢榆笙揉着楚情词的发，她就要给她了，将自己的全部都给楚情词，无论如何谢榆笙都不想停下。可惜，楚浔显然不知道两个人在做什么讨厌被人打扰的事，电话不堪其烦得一次次打来，谢榆笙就算再怎么想继续，却也不得不顾及这个电话。她

想，楚浔这么急着打来，应该是有要紧的事吧…

“楚阿姨，让我接一下吧，阿浔她可能有事情。”谢榆笙强忍着欢愉带来的快意，在这时候选择停下，楚情词皱眉，因为小笙在自己和楚浔之间，居然选择了楚浔，尽管不能这么比较，却还是让她心生不快。楚情词停下动作，挑眉看着不知事情严重性，甚至接通电话的谢榆笙，心里开始算计自己的报复计划。

“阿浔，怎么了？”谢榆笙接电话前清了清嗓，只是声音还是残留着情欲中的那股性感与沙哑，很明显，楚浔听到谢榆笙的声音也愣了一会儿。

“没什么啊，我刚刚在买裙子，想买一套闺蜜款，想问问你哪个好看一些，你在干嘛？”楚浔的声音有些轻

快，她还在商场，那边有些吵。

“我在忙工作，刚刚一直不方便接，裙子给我买素一些的款式就好了。”谢榆笙轻声说着，而楚情词也一直在看着她。少女为了伪装成什么都没发生过，此刻逐渐恢复了平时的模样。她用手挡在腿间，遮住了还在发抖的腿心。明明双腿发软没有力气支撑，却还是努力踩着高跟鞋稳固身体。

她白皙的脸颊带着潮红，发丝濡湿，全身充满了沉浸在情欲中的懒和欲。没错，这是楚情词第一次用欲这个字来形容谢榆笙。少女给人的感觉总是清冷的，甚至是禁欲的。楚浔说的没错，这世上，只有自己一人知道，少女的禁欲，将前面的禁字除掉，欲得会有多美。

她清波的双眸还掺着水雾，一双水雾黑的眸子越是如此就越明亮。她努力忍耐着欲望，一只手挡在腿间，另一只手按在胸口，这时候的谢榆笙就想不可亵渎的仙女，她表现出了她的禁欲，身上的情潮慢慢退去，甚至又恢复了平时的冷清。

可是，只有自己知道，少女此刻的身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欲态。楚情词忽然不开心了，因为自己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欲态，却被楚浔的电话打断。她不满，想要谢榆笙重新欲起来，而不是现在的禁欲。楚情词想着，不顾谢榆笙此刻的声音是否会被楚浔听到。

她直接将少女的裙子推回上方，在少女来不及抵抗的情况下，将其拉到腿上坐着，双指毫无预兆地直接埋进谢

榆笙身体里。那里果然还是欲的，而非禁欲。在攀顶的中途停下，那里只会更加饥渴，更加渴望高潮的到来。它们忽然被填满，里面敏感的一层层媚肉争先恐后得紧紧吸附住自己的手指，叫嚣着不让她出去。

再快一些，再猛一些，再用力碾磨它们，那些吸饱了水的媚肉如此向楚情词传达渴望。楚情词接收到，她将少女的后背压在桌边，让少女坐在自己身上，伸出左手托着她的臀瓣，开始疯狂而不顾后果得进入少女。

“唔…嗯唔…”谢榆笙没想到楚情词会忽然这么做，那两根细长的手指狠狠送进自己体内，几乎要在几个呼吸间将她的身体穿透。谢榆笙睁大眼睛，身体带来的欢愉让她全身发红，她用手捂着嘴，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叫

出来，被电话对面的楚浔听到。

可越是如此想，羞耻感就越是明显，自己在和楚情词做爱，她是楚浔的母亲，而楚浔，是自己的好友。这样的关系，加上办公室特殊的地点，甚至耳边还有楚浔的询问声。谢榆笙流着泪，不停地摇头，却还是抵不住楚情词带给自己的快感。

她快疯了，她快受不了了，楚阿姨…
楚情词…

谢榆笙流着泪，挂断了电话直接关机，她不知道楚浔那边会怎么想，她只知道，自己再晚一步关掉电话，就会发出让楚浔猜得出的声音。

“楚阿姨，慢点…啊…楚阿姨，楚阿姨。”谢榆笙无助得用手搂着楚情

词，不停地在她耳边轻唤求饶。可楚情词打定了注意要给少女不乖的惩罚，她用力托着少女的身体将她抬高，又让她自己落下，将手指深深送进其中。

终于，在累积得快意全数释放时，谢榆笙将自己的全部给了楚情词。少女高仰着头，发出的喘息像在哭泣，她漂亮而平坦的小腹不停地抽搐颤抖，溢出的热蜜几乎将自己的整个手掌打湿。楚情词喜欢欣赏少女高潮的样子，这个时候的谢榆笙，彻底将禁欲抛去，变成了自己才能看到的小笙，一个被欲望充斥，达到情欲顶峰时快乐的我。

“小笙。”楚情词摸着谢榆笙的小腹，轻轻得抚摸，安抚她的颤抖。猛烈的高潮过去，接下来就是令人舒适

的余韵。谢榆笙靠在楚情词怀里，就像她们每次做完之后的温馨场景，将头靠在楚情词胸前。

“楚阿姨，我有些累了。”谢榆笙哑着嗓子小声说，待到休息过后，楚情词拿出一套自己的西装，还有休息室备用的内裤。谢榆笙在里面整理，没过多久，再出来的少女已经恢复了平时的冷清与禁欲，脸上的潮红也一并隐去，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楚阿姨，我先去工作了。”谢榆笙小声说，脊背挺得笔直，如果不是膝盖上还有些湿润的痕迹，楚情词甚至会怀疑刚刚那场激烈的情事，只是自己的幻想。她看着谢榆笙努力踩着高跟鞋走出去，尽量保持着正常的姿态。

少女出门后，落落大方得与门口遇到的同事交谈公事，她高挑，成熟，认真又严肃。在她身上甚至找不到才欢愉后的蛛丝马迹，除了自己，没人会知道，她在半个小时前才哭过，在自己怀里无助得颤抖着到了高潮。

楚情词看着谢榆笙，再一次发现。少女只有面对自己的时候，才是一个爱撒娇，会哭泣的女孩。

Chapter • 14

“谢主管，这是下面人送来的企划案，您过目一下。”小王从门口进来，将整理好的几份文件放在谢榆笙面前。后者没有马上抬头，依旧全神贯注得看着电脑里的数据，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小王。这种情况后者已经习以为常，在整个楚氏，谁都知道谢主

管忙起来就像进入了无我状态，她不是故意忽略别人，只是一旦进入高度集中的工作时间，就会察觉不到周围的人和事。

“抱歉，我刚刚有些入神，你说了什么吗？”谢榆笙看完整个数据，这才停下来。她用手轻轻揉了揉有些发酸的脖子，抬起头看向小王。小王刚入职一年，才刚转正不久，算得上是职场新人。忽然被谢榆笙这么看着，小王脸上微微发烫，却又忍不住望着谢榆笙发呆。

尽管在楚氏，谢榆笙是出了名的冷清，在她面前只有工作和加班，但员工的同事却没有一个不敬重她，也没有谁会讨厌她。因着谢榆笙的长相就很有欺骗性，加上她虽然工作严谨，却很少会对手下人发脾气，以至于不

少人在谢榆笙手下做过事之后，回忆起来想到的都是在谢榆笙那里学到了什么，以及…谢主管真的好好看。

“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谢榆笙见面前的小姑娘一直出神得看着自己，她轻声问道，桃花眼微微下垂，半阖着透露出一丝困惑。被她这么问，小王急忙摇头，脸色却更红了。

“抱歉，因为…谢主管你太好看了，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我没什么事了。”小王尴尬得说着，为自己的走神感到懊恼，见她就这么直接把心事说出来，又慌乱得离开。谢榆笙看着她的背影，并没有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摇着头打算继续工作。

这时候，手机的消息栏亮起来，听到熟悉的提醒音，尽管手上还有不少工

作，谢榆笙还是给自己按了暂停键，滑动手指打开消息。才刚打开，微信的屏幕快速滑动，一下子就刷出好几条消息过来。谢榆笙看着，不自知得勾起嘴角，直接拉到最上面看第一条。这是一小时前发来的，这是一个卖萌的小白兔表情，白兔趴在地上啃着胡萝卜，看上去很安逸却又无聊。

紧接着，大概是看到自己没有回复，白兔的表情变得狰狞了一些，它将胡萝卜摔在地上，砸出了几个字，怎么不理我？谢榆笙脸上的笑容在此刻扩大，她看到下面几个表情，大概就是一个发怒的升级表，知道看见最后一个白兔可怜巴巴流泪的模样，谢榆笙想也没想，直接给楚情词发去了视频通话。

那边响了好久才接通，就好似代表她

主人的心情，想接，却又不想接，最终犹豫着，还是接起来。电话另一边的女人还没起来，她穿着酒红色的绸质睡裙，侧着身体躺在床上，怀里抱着自己的枕头。谢榆笙看着楚情词慵懒的模样，水黑的眸子微亮。

“楚阿姨，吃午饭了吗？”谢榆笙柔声问，而楚情词听到后，对她挑了挑眉，脸上都是你居然现在才想起我的不满。

“小笙最近越来越过分了，都已经下午了才想起我，我没力气下床，也没力气吃东西，你该想想，这些都是谁害的。”

楚情词躺在床上，嗓子还残留着一丝沙哑，今天不是休息日，作为楚氏的总裁，楚情词本该来公司，却因为某些不可抗力的元素，只能躺在床上揉

腰，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谢榆笙了。

两个人住在一起，来例假的时间也基本一致，多数时间都是一起来，一起走，这次也不例外。长达七天没有进行亲密，这对于早就习惯了性爱的两个人来说是有些难熬的几天，而这种情况又每个月都会出现。昨天，两个人结束了例假，加之经期前后都是身体最敏感的时候，晚上就闹腾得久了些。

25岁的少女蜕变为更成熟的女人，在某些方面变得又坏又持久，楚情词被生生折腾到后半夜，这才疲惫得睡去。第二天早上，腰酸背疼，腿软得不像话，来公司是绝对不可能的。偏偏这个害自己无法下床的人，此刻却在办公室好好得坐着，楚情词意识

到，小笙已经没那么好欺负了。

“可我觉得，楚阿姨明明也很享受的，昨晚最后一次，明明是你拉着我的手在动。对不起，我下次不会了。”谢榆笙听着楚情词的抱怨，柔声道歉。她看着女人在视频中露出的肩膀和锁骨，目光触及那上面鲜艳的吻痕，脸上烧得慌，在浮出红晕前，被谢榆笙努力地压制下去。

“还不是小笙右手不行，不然我为什么要拉着你呢？嗯？”楚情词找到机会就要提起右手这个梗，这么多年过去，仿佛已经成了两个人打趣的玩笑话。尽管谢榆笙早就用无数次让楚情词无法下床的经历证明自己的右手，奈何楚情词不认，她也沒辦法。

“那今晚，我早点处理好工作回

去。”谢榆笙说完，看到楚情词在床上眉头微皱的样子，心里偷笑。两个人没有继续聊下去，谢榆笙催促楚情词去吃午饭，她自己则是要处理好手上最后一批需要审查的文件。她想早些回去，倒不是为了证明右手，而是没有楚情词的楚氏让她觉得空了很多，两个人没有对外公开关系，可是她们一同上班，自己能够时时刻刻看见楚情词。今天，那个人在家里，她的心也飘到了家中。

在预定时间前成功解决了手上的工作，谢榆笙和助理打了招呼，提前离开公司。在开车的路上，她特意绕到一家甜品店，买了楚情词爱喝的咖啡，提着回到两人家中。这是属于她们的家，从买下到装修，只有她们的痕迹。谢榆笙从不曾对任何人说，她曾经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个家，那个

时候，她对家的定义只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而现在，家的定义成了楚情词。

带着好心情，谢榆笙将大门打开，脚步轻快，少了在公司的沉稳，甚至是有些活泼得蹦跳进了屋子里。意识到自己又做了这种莫名其妙的事，谢榆笙有些不好意思得理了理长发。这几年，她已经很少再做这么幼稚的行为，可是每次想到楚情词，谢榆笙骨子里的那些幼稚总是会被勾出来。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空气净化器在无声得运作，厨房里面干干净净，并没有做过食物的痕迹，也没有外卖盒子扔在垃圾桶里。谢榆笙看到这些，脸上的笑容隐去，她能猜到楼上的人应该是在床上躺了一天，并没有听话得吃东西。带着小小的不愉快，谢榆笙

上楼进了卧室，床上没有人，反倒是浴室有细微的水声。

谢榆笙把咖啡放在旁边，她脱了身上的西装外套和窄裙，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和内裤，光着脚走进浴室。里面被热水熏蒸出白色的雾气，女人躺在浴缸里，微微晃动的水在她胸口处起伏，时而涨潮，将那胸前微红的乳尖没进其中，时而又会退去，将那两颗泛红的顶端暴露在微凉的空气中。

楚情词有很多奇怪的习惯，而不喜欢在浴缸加太多水也是其中之一。她喜欢把水加在只隐隐没过胸部的高度，这也正方便了此刻的谢榆笙欣赏眼前这一幕美景。她走过去，轻轻抚摸楚情词光滑的肩膀，后者早就发现她的到来，到了此刻才睁眼看她。

“小笙学坏了，偷看我洗澡，嗯？”楚情词柔声说着，明明是指责的话，可由她用这种语气说出来，却反而带了些意味不明的勾引。她把头靠在浴缸边缘，半阖着眼，打量面前的谢榆笙。面前人早已经不再是那个初见时见到自己还会害羞的女孩，在楚氏工作的四年，女孩褪去了稚嫩，终于蜕变成如今成熟的女人。

她的身材更好，不是以前的清瘦，而是在长期保持健身下变得凹凸有致。此刻她只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下摆松散，露出她遮不住的一双长腿。她赤脚踩在地上，纯白色的内裤在衬衫下摆处若隐若现。衬衫的扣子依旧被她系到最顶，透出与她那张清冷的脸如出一辙的禁欲感。

然而，也只有楚情词知道，就是这么

个“禁欲”的人，昨晚却要了自己好几个小时，知道自己昏睡过去才肯罢休。楚情词在水里扭了扭还有些酸的腰，也不知道曾经的乖小笙，怎么就成现在的坏小笙。

“没有偷看，是光明正大的看，楚阿姨，腰还酸吗？”谢榆笙侧坐在浴缸边缘，把手探进去，轻轻揉着楚情词泡在热水中的腰。酸痛被舒缓，楚情词轻哼一声，点了点头。只是这样一来，她主动将自己的胸部暴露在水外，相当于将自己的脆弱点送入虎口。

那两颗昨晚被自己咬红捏中的乳尖在自己面前亭亭玉立，白皙的肌肤上布满错综复杂的红痕。谢榆笙眸色闪过丝红，脸上也被羞怯占据。她有些愧疚，觉得自己昨天的确过火了，可另

一方面，她又因为这些痕迹都是自己留下的，是属于自己战果，不受控制得感到喜悦。在复杂的情绪中，谢榆笙深吸一口气，探手摸上去，用手掌将那团紧握住。

“嗯…又摸不该摸的地方。”敏感的胸肉忽然被谢榆笙握住，楚情词虽然很累，但身体还是会给出相应的反应。乳尖在揉捏中逐渐饱满，被谢榆笙用手指拉扯后，红肿得更明显。

“是楚阿姨在勾引我，那里，硬的好厉害。”谢榆笙趴伏在楚情词耳边，轻声低喃。她刻意压低了嗓音，在沉缓之中，生生多了些暗哑的勾人。她的音色本就是如此，在平时说话会有种冬日薄冰的清冷，可她一旦透露出情愫，那份低沉中加了宠溺，就会变得性感无比。

可惜，大多数人能听到的只有谢榆笙清冷的嗓音，唯有楚情词能听到少有的性感。少女早就不再是以前那个和楚情词接吻都会脸红人，谢榆笙对外总是清冷又难以接近的，她在不少同事的眼里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冰女，仿佛和她多说几句话都会被她冻伤。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谢榆笙越来越喜欢在床事上主动，也越发喜欢看着楚情词被自己索取后绽放的姿态。少女成熟了，却也变坏了，尽管在大多数人眼中，她还是那个优秀稳重，优雅寡言的模样。可在楚情词心里，提到谢榆笙，首先生出的却是流氓两个字。这不，自己才洗个澡的功夫，谢榆笙又开始了。

“小笙，我还很累。”楚情词享受着

谢榆笙的抚摸，却又觉得身体还没从昨晚的疲惫中恢复，不知该不该继续放纵。

“没关系，我动就好，楚阿姨只需要分开双腿，其他的都交给我。”谢榆笙认真说着，这个人就是如此，总是会用这张风轻云淡的脸，最正经的语气和态度，说出这种色情的话来，偏偏楚情词对她这套毫无抵抗力。

于是，她乖乖得分开双腿，在热水中被抚摸阴唇，那红肿的肉瓣被谢榆笙用手掌温柔得按抚，阴蒂也被指腹很温柔得搓了搓。可这一切不过是提前给好的糖，楚情词知道，甜头之后，自己还是逃不掉被压榨的命运。

鲜嫩掺水的肉瓣被揉得动了情，丰满的肉瓣开合，里面的小阴唇也迫不及待得绽开，露出内里吐着蜜汁的入

口。谢榆笙将手指送入紧致的甬道中，里面的媚肉仿佛还残留着昨晚高潮数次的余韵，在自己入侵之际，好似找到了能让它们欢快的主人，开始疯狂的舔舐吸吮自己的手指。

紧夹着，不肯放。

谢榆笙笑着，目光掺了暖水，清波温柔得看着楚情词，她直接坐进浴缸里，将楚情词的一只腿高高举过头顶，好让自己进入的画面更加清楚。楚情词知道，自己现在最隐秘且淫靡的地方就被谢榆笙看着，进入着，快意袭击着身体，让楚情词放荡得叫出来。

不管是乖的小笙，还是坏的小笙，都让自己欲罢不能啊。

Chapter • 15

“小笙，你说过三天就会回来。”视频通话里传来有些委屈和不快的声音，才刚洗过澡的谢榆笙擦着头发坐在手机前，歉意得看着楚情词。前几天，谢榆笙谈了一个很大的项目，出于各种原因，必须要亲自到琅岐市隔壁的淮海市出差，因着楚情词最近也有她自己忙的工作，使得两个人不得不分开几天时间。

本来说好是三天就会回来，奈何项目临时出了问题，谢榆笙不得不在这里多逗留几天。这下，楚情词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习惯了每晚抱着谢榆笙睡，习惯了对方做的一日三餐，也习惯了有谢榆笙的家，突如其来的孤单让楚情词把错误归咎在恋人身上，开

始耍起了小脾气。

“楚阿姨，我也不想的，你也知道，这次的合作很重要，我不敢疏忽。”谢榆笙极力哄着楚情词，但效果甚少，聊天的过程中，楚情词也并不热络。两个人分开这几天，通常都是晚上要视频通话几个小时，这期间，楚情词做她自己的事，谢榆笙也忙着处理工作，尽管分隔两地，可两个人只要在某个时候抬起头对上视频中的彼此，都会有点甜蜜感。

可今天是不同的，谢榆笙全程听不到楚情词那边和自己说话的声音，只能看到楚情词起床去拿了什么，再回来时，她那边出现了舒缓的音乐，随后是两个外国女人说话的声音。起初谢榆笙只以为楚情词在看电影，后来却听到电影里的声音越来越奇怪，直到

一声很欧式的呻吟从那边传来，谢榆笙才骤然意识到，楚情词在看什么。

谢榆笙的很多次都给了楚情词，也包括第一次看成人电影。一直以来，谢榆笙都是冷漠寡言的形象，她成绩好，长相好，虽然性格冷了点，但在所有人眼里，那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谁都不会给谢榆笙看那种东西，哪怕是楚浔，也很少在谢榆笙面前开黄腔，但凡认识谢榆笙的人，都会觉得在这样一个人面前开黄，不是被无视，就是会遭受谢榆笙无法理解的眼神。

可楚情词是不一样的，她的一切谢榆笙都愿意接受，当然也包括楚情词想看的电影。第一次看那种片，楚情词找的是两个女人的，她们在镜头前交缠，夸张的叫着，尽管她们的容貌和

身材都很好，可在谢榆笙来看，这样的视频并不能带给她什么生理上的刺激，甚至都不如楚情词的一个眼神来得火热。

可是，楚情词似乎很喜欢和自己一起看这种电影，每次看的时候，她会学习电影里那些人挑逗的话语，会学着里面的动作抚摸自己。这会儿，两个人正在视频，可楚情词却光明正大得在那边看起了成人电影，谢榆笙承认，自己的心被楚情词勾走了，她抬头看着手机，看到楚情词慵懒得靠在床上，小台子上放着手机。

她身上是一件单薄的黑色睡裙，裙子的领口很低也很深，特意做成了纱网的材质，从自己这个角度看去，楚情词白皙的胸部入了眼，那两团白嫩的乳没有内衣的束缚依旧紧密得聚拢

这，恋恋不舍得贴靠它的同类，行程迷人而深邃的沟壑。

谢榆笙无法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泰然自若得处理公事，她有些委屈，因为平时楚情词绝不会自己看这种片，往往都会找自己一起。可现在，她却抛下自己一个人看得那么认真，让谢榆笙有些嫉妒。

“楚阿姨。”谢榆笙小声叫着楚情词的名字，语气故意掺了些楚楚可怜的意味，楚情词听到她的呼唤，却并没有理她。女人靠在床上，摇晃着手里准备好的红酒浅饮，双唇轻抿，泛起一抹无需口红调色便鲜艳勾人的绯红。

谢榆笙一直都知道，楚情词的唇色是比较深的，她下唇比上唇要饱满一

些，很多时候，就算不涂口红，那双唇依旧性感得让人想要吻上去。或者说，并不是因为性感才会吸引自己想吻，而单单是因为，这是楚情词的唇，才会让自己有了想要亲吻的欲望和冲动。

“嗯…”就在谢榆笙望着楚情词的双唇走神时，那个人忽然发出声轻哼。这对谢榆笙来说并不是陌生的，每一次，自己抚摸楚情词，她稍感舒服时，就会发出同样的声音。谢榆笙看过去，便见楚情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喝完了一整杯酒，她酒量不是很好，也许是因为年轻时喝了太多，现在戒酒后，稍微喝一些便会上头。

那白皙的脸颊浮起微醺的潮红，一双褐红色的眸子终于肯施舍于自己。她潮湿的眼看过来，眸间泛起的水雾好

似落星，飘进谢榆笙心里。

“小笙，我是真的很生气，我准备了新的电影，新的礼物，还有这么好的美酒想要和你一起用，可惜啊，现在都只有我一个人享受了。”楚情词声音有些飘忽，她抬起手，忽然解开了睡裙领口交错在一起的绳结，纱网轻薄的面料很容易被揭开。随后，那两团饱满白嫩的乳跳脱而出，顶端，已经硬了。

“小笙，我今天很想要，从早上起来的时候，那里就一直在渴望你。可惜小笙太坏了，都不回来找我，你说，我该不该罚你呢？”楚情词意识半清醒半朦胧，而这样的她，最是勾人。她已经关了电影，整个房间里就只有她抚摸身体的细微声响，还有时不时发出的轻吟。

谢榆笙呆呆得看着手机里的女人，她
从不知道，隔着屏幕，以这样的角度
看楚情词也会这么美。动情时候的她
是和平时不一样的妖，她是故意在勾
引自己，明明嘴上还问了要不要惩罚，
却早已经开始。

“楚阿姨，对不起，我会尽快回去
的。”谢榆笙哑着嗓子，双眸都因为
视频里的楚情词变得火热，好似一团
点燃的油泼进其中，刺得她又热又
烫。楚情词听着谢榆笙的道歉，轻哧
一声，又笑起来。

“小笙道歉也没用，阿姨要罚你，罚
你失去一次我的高潮，你要知道，这
一次的高潮，本来是留给你的。”楚
情词说得轻巧，而这句话却重量十足
得砸在谢榆笙心里。她承认，自己是

有些期待的，她能猜出楚情词要做什么，而这种事对她们来说，还不曾发生过。

“楚阿姨…”

“别说话，小笙，只看着我就好。”

楚情词抬起手指，轻轻抵在她自己的唇间，紧接着，女人的手一只迈入睡裙中，而另一只手则是拿了床头上摆着的物件，在镜头前闪过。那是一只浅粉色的按摩棒，是楚情词用谢榆笙的账号买下来的，以至于谢榆笙一眼就看得出那是什么。

小巧的按摩棒是最新款，整体的质感很好，棒身的周围拥有18种不同的按摩颗粒，以最为精密的区域划分开来。按摩棒的质地软而细长，最底端采用了上翘的款式，是楚情词会喜欢

的样子。谢榆笙听到按摩棒被打开的声响，很小，甚至不特意去听几乎无法听到。

可现在，属于自己的楚阿姨却抛弃了自己，要用按摩棒在自己触碰不到的地方得到高潮。谢榆笙承认，这样的惩罚的确是有效的，还未开始，她便酸成了柠檬果，恨不得自己立刻回到楚情词身边，取而代之。

“小笙，看着我，嗯…我忽然发现，这样也很舒服。”楚情词只有上半身出现在视屏中，而她也没有把睡裙彻底褪去。在镜头里的她穿着完整，谢榆笙就只能看到她的手在睡裙中起伏，揉着那里面的饱满，轮廓将裙子顶起。

正是因为看不到，才会让这种淫靡而

情色的感觉加了倍数。谢榆笙红着眼和脸，认真得看着楚情词的模样，很美，她舍不得挪眼。心里疯狂嫉妒，却又想看到楚情词绽放的姿态。谢榆笙不得不承认，此刻的自己成了矛盾综合体。

“楚阿姨，你…放进去了吗？”谢榆笙轻声问道，她觉得自己的小腹也绷紧了，下体悄然湿透，刚刚换好的内裤被濡湿。她紧紧夹着双腿，将一只手夹在期间摩擦，带起的轻微快意让她张了张嘴，唇瓣微启，发出一声轻叹。

“还没有，还在外面摩擦阴蒂，但是很舒服，小笙也在做吗？我想看小笙，给我看看。”楚情词毫不在意得提出不平等的要求，明明她只有上半身出境，却要看谢榆笙的下半身。可

面对楚情词的要求，谢榆笙从来不肯拒绝。

她将手机往下挪了挪，露出穿着白色内裤的下身，还有修长的两条腿。视频很清晰，楚情词也看到了谢榆笙紧紧夹着的手，还有她分开腿时，白色内裤中间的湿痕。

“看着我做，就这么有感觉吗？内裤湿的那么厉害，小笙也是个坏女人了。”楚情词笑着，视线却一直落在谢榆笙濡湿的那块地方。她发现，自己的身体在看到谢榆笙湿润后，也变得更加敏感。被按摩棒用缓慢震动一直按摩的阴蒂早就充血红肿起来，楚情词甚至不敢多在阴蒂停留，害怕稍微停多一会儿，自己就会忍不住去了。已经足够湿润，可以开始。

“小笙，我要进去了，我啊，把它想象成是你的手指，嗯，你们都喜欢慢慢的，一点点挤压我里面的肉壁，再探到最深处，嗯…你也进去，小笙，现在，把你的手指也送进小穴里。”

Chapter • 16

房间里充斥着暧昧的气息和味道，哪怕空调已经调到23度，却还是让谢榆笙背后出了一身的热汗，那些汗水濡湿了身上的浴袍，黏黏得贴服在身上，宣告她刚洗好的澡算是白费了。

手机屏幕并不大，却足以看清视频对面那个人的一举一动。此刻的女人是风情万种的，却也是淫靡放荡的。哪怕她并未暴露肌肤，仅仅只是在衣服内抚摸，却还是看得谢榆笙全身燥

热。很烫，好像再添一把火，就会彻底煮烂了。

谢榆笙很清楚，自己和楚情词相差的不仅仅是年龄，还有各个方面的阅历，哪怕在床事上的经验，也是楚情词更为丰富。楚情词有时候很坏，她会故意说一些荤话让自己感到不好意思，而现在，就是如此。

小穴，谢榆笙在心里默念这个词，用手指在内裤上快速得摩擦阴蒂。这样的事她并不陌生，在觊觎楚情词却又求而不得的那一年多，她曾经无数次幻想楚情词，又因为胆怯，就只能隔着内裤，进行生涩又稚嫩的抚摸。那时候的谢榆笙不会也不懂，更加没有现在这么刺激的画面，她没有在自己手上得到过高潮，至少，在那个时候，自慰总是无疾而终的。

可现在不同了，楚阿姨就看着自己，她也在对面，用她的方式爱抚阴蒂，她会像自己这样揉搓，会用那根按摩棒在周围碾磨，谢榆笙也用指腹揉着周围的嫩肉和阴唇。两个人交错的呼吸钻入彼此耳中，楚情词的目的也从最初的惩罚，逐渐转变为另一种充满情趣的性爱。

“小笙，把内裤脱掉，我想看你的逼，看你的阴唇和小穴。”大概是看出了谢榆笙还在因为刚才那句“小穴”而害羞，楚情词反倒更大胆。女人慵懒得靠在床上，却掩不住她的华贵与优雅，偏偏是这样一个人，却说着如此过分的“坏词”。

谢榆笙羞得眼眶发红，几乎要流泪，可她还是听话的把镜头重新挪回去，

她稍微抬起臀瓣，脱掉了湿透的内裤，在犹豫和颤抖中，缓缓分开双腿。她对楚情词露出了自己的逼，自己的小穴，自己肿胀的阴蒂。

视频前是少女柔嫩的阴部，楚情词只看一眼，全身的敏感点仿佛在同一刻打开，连心跳都跟着露了几拍。少女这里一直是好看的，作为为一个窥视过的人，没有人比楚情词更清楚。谢榆笙的阴唇很漂亮，不管是外面的大阴唇还是小阴唇，都很饱满。

每次动情时，外面饱满的阴唇会包裹着里面单薄的两片肉瓣，它们会开合，会一收一吸，绽开时，会露出里面粉红的穴，邀请自己进入到访。谢榆笙长得清瘦，可她的阴部却像一颗饱满的晶冻，阴唇吸饱了水，泛着晶莹和沉甸甸的重量。肉瓣绽开，穴口

泛着水光，在镜头下，闪烁光亮。

这一幕罗在楚情词眼里，让她忍不住抬高声音，她拉长呻吟，紧紧崩住小腹和腰肢，才不至于看着小笙的私处达到高潮。她要等小笙一起，不能就这么去了。

“小笙，手机调远一些，我想看着你的脸，看着你自己弄。”楚情词主动将自己的手机拉远，用自带的指甲固定好。她靠坐在床上，半躺半卧，这样一来，手机可以照到她的脸，她的身体，还有她潮湿的腿心。

谢榆笙看着楚情词终于愿意给自己看，她点点头，小声嗯了下，也把手机放在相同的位置。两个人通过视频看着彼此，却都穿着衣服，并没有把所有的阻碍除去。正是如此，衣服遮

挡了手上的动作，反而拉大了遐想空间。

“小笙，我要进去了，你也一起。”楚情词分开腿，将睡裙撩起，让谢榆笙看清手里的按摩棒，还有在早就湿润不堪的私处。那里流淌出的液体成了一滩，顺着臀部的缝隙滑落到身下的黑裙上。裙子在拉扯间，撕拉开细而长的银丝。丝白而剔透，而楚情词恰好穿着黑色的裙子，也使得那抹湿润的丝变得尤为明显。

“楚阿姨，你…湿的好厉害。”谢榆笙看着楚情词性感的阴部，在脑袋里想象着自己亲吻它的感觉。她快速的用指腹揉搓自己早就肿大起来的阴蒂，它本来只是小小的一颗，却因为充血变得无比饱满。稍微触碰一下，就会带来触电般的毁灭感。

“小笙也很湿，腿再分一些，阿姨要操你了，阿姨要把手指，狠狠的操进你的穴里。”楚情词半阖着眼，红褐色的眸子闪烁着风情和欲望，她红唇微启，突出让谢榆笙羞耻到近乎哭出来的话语。她嗯了一声，听话地把腿分到最大，看着楚情词将振动棒推进身体中，她闭着眼，也把手指送到体内。

两个人同时被填满，又在脑中幻想着彼此，太过舒服的触感让她们都忍不住闭上眼，却又贪婪得想看到对方的媚态，于是又忍耐着快感将眼睛睁开。两个人通过视频四目相对，潮湿的眸子映出彼此的模样和与姿态。谢榆笙缓慢得抽递着手指，而楚情词也陪着她的节奏，将振动棒在身体内部送进。

“小笙，你舒服吗？我很喜欢用指腹摩擦你潮湿的内壁，你里面的肉会紧紧绞着我，阴道咬着我的手指不放。这个时候，揉阴蒂会特别有感觉。”楚情词看着谢榆笙的一举一动，也看到她在听见自己的话后，两片阴唇都在敏感得收缩。

谢榆笙把楚情词的话当成了一种催眠，仿佛此刻进入自己的人的确是楚情词。女人的手指在体内横冲直撞，外面的指腹用力捏着她饱满的阴蒂揉搓，上下左后得拉扯。谢榆笙沉浸在情欲中的样子很美，抛去禁欲前面的禁字，只剩下欲。

她做爱时很少会发出声音，再舒服的时候，也只是发出感叹一般的轻吟和长长的喘息。她的声音如同掺了薄荷

的薄冰，清透，干净，动情之后加入的沙哑是最为致命和诱人的。楚情词听着，又看着谢榆笙褪去稚嫩成熟的脸。

她皱着眉头的样子也很好看，有些英气的眉眼此刻掺了数不尽的柔，变得孱弱无比。她半阖眸子，温柔得看着自己，浅橘色的下唇微微颤抖，好似在叫自己的名字，楚情词认真听，发现谢榆笙也的确在小声得叫自己，她叫自己情词。

“小笙，快一点，再快一点。”这样的谢榆笙看得楚情词全身发烫，按摩棒本就比手指更容易让人获得快意，尽管楚情词只是开到二级的震动程度，却已经足够将敏感的身体击溃。按摩棒上凸起的小颗粒摩擦着阴道的内壁，将里面掺水的媚肉一寸寸得揉

开，退出时，媚肉搅在一起，进入时，又生生被推挤开。

这种被开扩的感觉太过舒爽，让楚情词控制不住得蜷缩起脚趾，狠狠将身下的床单绞弄在一起。她爽得想夹紧腿，想把小笙的腰夹住。可是，自己夹住了，小笙就看不到自己放荡的那里了。楚情词这么想着，忍耐着快意，将腿大大得分开，好让谢榆笙看得更清楚。

“楚阿姨，楚阿姨…”谢榆笙舍不得把视线挪开，她死死盯着屏幕，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楚情词的姿态。当她看到楚情词把腿分开到夸张的程度，谢榆笙忍不住弓起身体，将腰肢抬高，好方便手指进到更深的地方。

她觉得自己要高潮了，就在手机前，

和楚阿姨视频的时候，看着楚阿姨的私处，自慰到高潮。这样的事对一向内敛的谢榆笙来说是罕见的，也是最出格的一次举动。但是，她不得不承认，身体在这时候比平时都要敏感。楚阿姨的穴，就在自己面前，粉红色的按摩棒在代替自己进入她。楚阿姨也要高潮了吗？她脑袋里想的人，也是自己吧。

“楚阿姨，我要高潮了。”谢榆笙小声呢喃，像是在告诉视频对面的楚情词，更像是在对她脑袋里臆想出的楚情词说这句话。看着少女享受得将眼睛闭起，仿佛为了抵抗高潮到来时的快意。楚情词加快了按摩棒的抽递速度，她一直在忍耐，也在等着谢榆笙，到了这时候，终于可以尽情得将速度拉到最快。

“高潮吧小笙，我看着你，看着你到高潮。”楚情词说完，喉咙吐出破碎的音节，她仰着头，视线不肯离开手机，看着谢榆笙，才会让她格外有感觉。两个人的阴道在此刻像是相通的，楚情词并不压抑自己的声音，她忽然抬高音量，在高潮到来之际发出长吟，谢榆笙听着她的声音，也同时将手指抵入最深处。

手机不知在什么时候被谢榆笙绷紧的脚踢开，房间里回荡着两人的喘息声。

Chapter • 17

尽管谢榆笙为了早些回去，努力将工作尽快处理好，但还是耽搁了一个礼拜才回到琅岐市。连日来的高强度工作让每个人都很疲惫，为了有足够的

休息时间，整个团队预定的机票是在第二天早上，可为了能够早点回去看到楚情词，谢榆笙却提前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打算在中午就提前回去。

助理见她忙完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就立刻赶去机场，虽然不明白谢榆笙这么急着回去是做什么，但也不好提出质疑，急忙为她买了上午的机票。坐在飞机上，谢榆笙没有把自己提前回去的消息告诉楚情词，想必对方肯定以为自己明天才会到家。今天是休息日，不出意外的话，楚情词应该会在家里处理公事，并不会去公司。

人一旦有了盼头，就会觉得时间变得格外难熬，可这种难熬反而成了一种令人雀跃的期待。下了飞机之后，谢榆笙立刻叫了车送她回家。只是一周没回来，她却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站在房门口，她甚至能会想起当初自己和楚情词一起买下这栋房子时的心情和记忆。

谢榆笙无奈得摇头笑着，她把胡思乱想抛到一边，有些迫不及待地推门进去。一楼大厅没有人，但楚情词的拖鞋没有放在门口，说明她应该在家里没有出去。带着期待，谢榆笙上了楼，在房间里绕了一圈却还是没见人，只好上了最顶层的阁楼。

这个时候正是阳光最好的时间，谢榆笙推开门就看到躺在毛毯上的楚情词，她身上穿着红色的睡裙，这条裙子是楚情词最喜欢的一条。轻绸的质地，布料很单薄，裙子的领口很低，露出光滑的一大片后背。她躺在软毯上睡着了，撩起的裙子露出白嫩的臀与女人漂亮的私处。

那私处间残留着剔透的液体，本来是看不到的，却因为阳光不偏不倚得落在上面，以至于水光被反射出光亮，才变得格外显眼。女人微微并拢双腿，只是私处还能看到露在外面的半截按摩棒。粉嫩的按摩棒没有打开开关，就只是安安静静的留在女人体内，可是不难看出，它之前给女人带去了一次高潮。

楚情词身体易感，和谢榆笙做的时候，不应期很短，所以她很容易在接二连三的刺激下达到顶峰，但用道具来做，因为刺激太强烈，每次做完都要休息很久。达到高潮后，楚情词会犯困，不是自己在身边，她往往都会舒服得小睡一会儿。

谢榆笙目光柔软得看着楚情词，她去

房间洗了手，重新走到楚情词身边跪坐下来。女人白嫩的臀瓣暴露在外，被阳光照出一丝粉晕，就像奶油做成的蜜桃，可爱得让人想要低头吸吮。谢榆笙这么想着，也的的确确做了。

她低头，用手揉捏女人白嫩的臀瓣，在上面轻拍，又用力得揉捏，将一个个吻落在上面。本来就是浅眠的楚情词轻哼一声醒过来，她看到谢榆笙，目光有一瞬间得呆滞，随后又恢复如常，轻轻夹了夹腿。

“小笙是太想我，所以提前回来了吗？”楚情词并不介意自己做了什么被发现，她一直都是从容的，只有被自己欺负得狠了，才会露出些破绽。

“我很想你，楚阿姨，我回来了。”谢榆笙柔软得看着楚情词，忍不住把

她抱起来按在身后的墙上，迫不及待得吻住她。阁楼没有小床，只有地上柔软又干净的毛毯。谢榆笙不愿意浪费时间再把楚情词带去楼下的卧室，她有多想念这个人，吻就有多急迫，而心中的渴望，是成倍增加的。

热情的吻是谢榆笙有史以来最大的宣泄，她用手用力得揉捏楚情词的臀瓣，甚至将它们捏疼捏红，楚情词并不讨厌谢榆笙偶尔的粗鲁，事实上这也不算不得粗鲁。她爱极了小笙强势的模样，只是一个吻，自己的身体又有了动静。

湿滑的小舌缠绕在一起，好似交尾的蛇紧紧依附对方。谁都不愿退一步，谁都不愿先松开，仿佛那样就是示弱，就是不够爱。直到两个人唇瓣都吻得发疼，呼吸不畅，她们才紧拥着

放开彼此的唇齿。

“楚阿姨，好甜。”吻后，谢榆笙舔着嘴角残留的汁液，又吻了吻楚情词的嘴角。两个人四目相对，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欲望，尽管现在是阳光最好的下午，并不适合做些太激烈的运动，可是…情欲被挑起了。

“小笙也很甜，就这么想我吗？嗯？”楚情词用手摸着谢榆笙有些憔悴的脸，她知道小笙能够提前回来，工作肯定是辛苦的。这些年，谢榆笙在楚氏的表现没有人比她更清楚。少女为了尽早站在自己身边，为了获得所有人的认可，拼了命的努力。

很多时候楚情词都想帮她，却被谢榆笙的倔强堵了回去。她可以为一个企划熬上几夜，为了签下合同把本来

好好的胃喝出毛病来。谢榆笙本来是不喝酒的，这几年，为了工作，却没少喝。楚情词心疼，却又知道自己的帮助只会让谢榆笙不开心。现在，谢榆笙成了楚氏最年轻的主管，尽管有一部分老员工不服，却又无法否认谢榆笙的能力。

这么优秀的女人，是自己的恋人，每次想到这种事，楚情词都觉得幸福极了。她开始庆幸自己当初答应少女懵懂又青涩的告白，庆幸自己没有因为年龄错过谢榆笙。她曾经打趣说过，小笙的名字就像在说一句情话，而自己的名字，刚好又叫情词。两个人在一起，就成最甜蜜的告白。那个时候楚情词会这么说只是为了逗弄少女，可现在看来，她们两个，本就该在一起。就连名字，都仿佛是为了对方而存在的。

“很想，在外面时候，时时刻刻都想你，我不想再出差了。”谢榆笙难得说出这么幼稚的话，习惯性地和自己撒娇。听着她有些委屈的声音，楚情词靠在她肩膀点头。

“好，以后都不让小笙出差了，你就在家里陪我。”楚情词攀着谢榆笙的肩膀，丰满的胸部挤压在她胸口。楚情词动情的时候，身体会比脸更快得热起来，女人的身体就像一个热水袋挤在自己怀里。谢榆笙低喘一声，她看着阁楼上的小阳台，脑袋一热，便把楚情词带去那里，将她轻压在上面。

“小笙，这里可能会有人看到的。”楚情词没想到谢榆笙忽然把自己带来这里，虽然别墅选的位置偏僻，可现

在毕竟是下午，阳光也很足，难免会有人注意到她们。楚情词是第一次表现出了慌乱，可谢榆笙却觉得这时候的楚情词很诱人。慌乱的楚阿姨，是少见的。

“可是，我就想在这里要楚阿姨，想阿姨撅起屁股，对着我。”谢榆笙小声说道，她是第一次在亲密时候说这种稍微有些情色的话，才说完，她自己就不好意思了。看着谢榆笙调戏自己，自身却红了脸，楚情词笑起来。她意识到，小笙在努力学坏，却还是太容易害羞了。

“小笙是希望，我撅起屁股，让你在阳台上后入吗？”楚情词笑着问完，而谢榆笙也因为她这句话，脸色红得更厉害。看着少女支支吾吾得不说话，楚情词主动趴伏在阳台的围栏

上，将白嫩臀撅起。埋在她体内的按摩棒还没拿出来，这样翘起的时候，楚情词湿润的私处就这样暴露在自己眼前。

她那里已经足够潮湿，内外两片阴唇都泛着水光，而在穴口处，粉色的按摩棒对着自己，好似在对谢榆笙发出勾引的信息。看着那根小小细长的按摩棒，谢榆笙轻轻将它抽出来，却没有彻底抽离，而是将离未离之际，狠狠送入女人体内。

“啊…小笙…好深…没关系，就在这里干我。”楚情词也被谢榆笙调动了情欲，变得十足热情。按摩棒可以进入到比手指更深的地方，而它自身带有的震动，也可以带来更强烈的刺激。谢榆笙知道楚情词是易敏体质，她并不把振动棒的频率调到最大，而

是选择了最小震动的随机模式。

这种模式下，震动是不规律的，偶尔会稍微来一次重击，偶尔会漫长持续的低频率震动，正是因为这种无规律的不可猜测性，反而更让人惊喜。细长的按摩棒被谢榆笙把控，它用极快的速度，深深送入体内，又因为谢榆笙每一次进入的深度和浅度不同，加之不一样的振动幅度，将每一次进入的惊喜都拉到了最大。

“楚阿姨，喜欢吗？小笙在用力按摩棒插你的小穴了，就像那晚一样。”谢榆笙拿着按摩棒，不停地在楚情词体内进出，她想到了两个人出格的那晚，彼此对着视频自慰，再一起达到高潮。那个时候楚情词说自己在干她，而现在，谢榆笙也兑现了那句话。

少女在这时候可以肆无忌惮得说出那些让她面红耳赤的荤话，因为女人背对着自己，她就不怕自己通红的脸被对方看了去。阳光下，女人白嫩的臀瓣随着自己的进入起伏，腿间缝隙的水光在阳光下映照出点点光亮。

谢榆笙知道，按摩棒很长，可以进入到手指无法触到的深度。她用力将其推入，直接接触到了阴道最底处，那里宫口，可以用按摩棒的前端反复磨蹭敏感宫口。楚情词也发现这点，谢榆笙操控按摩棒，可以进入到那么深的地方。

“小笙…嗯…碰到了…你要把阿姨顶坏了。”楚情词仿佛抛去了之前的慌乱，身体在阳台这种随时会被看到的地方，反而变得敏感至极。她绷紧了

臀瓣，紧紧夹着按摩棒，用自己的宫口反复蹭着按摩棒的带着无数凸起的顶端。

“楚阿姨，好喜欢你，好想要你。”谢榆笙被楚情词的呻吟带动了热情，她低下头，吻着楚情词露给自己的后背，另一只手揉着她饱满的胸部，尽情而用力的揉捏。按摩棒一下下送入到最深处，而楚情词给出的反应也越来越大。

谢榆笙带了坏心思，她故意将按摩棒的震动调到了最大，尤其是在楚情词快要到顶峰之际，又快又猛，不顾楚情词求饶得送到了最深处。按摩棒上面多频率震动的凸起摩擦着阴道内壁的每一寸媚肉和皱褶，它将它们层层挤开，再碾磨着宫口。

“小笙，要到了…低一些…震动…啊…小笙…阿姨要高潮了，要泄出来了。”楚情词和谢榆笙亲密过很多次，泄身的时候并不多，按照科学的说法，能够达到潮吹的女性很少，就算达到过，可这种快感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达到。和谢榆笙在一起之前，楚情词从未在任何人手里泄身，但是，和谢榆笙在一起之后，她曾经泄在少女的嘴里，也被少女用手指生生弄得崩溃，现在，熟悉的感觉又来了。

腹部不受控制得抽搐，像是抽筋，更像是里面的肌肉也因为身体的敏感集聚收缩。阴道因为承受不住快意紧紧绞着按摩棒，却又因为缠得太紧，反而让快意更强烈。但宫口再次被碾磨，酥麻的痒意顺着整个阴部传到脊椎和大脑。

楚情词放荡又热情得长吟出声，忽然，一股股热流顺着小穴猛地流淌而出。它们又多又急，恨不得将整个按摩棒都推挤出去。那些滚烫的热流顺着大腿根滑落到阳台的木质地板上，也有一些溅落在谢榆笙的西装裤上。

泄身的快感让楚情词软在谢榆笙怀里，她动弹不得，因为身体还在一股一股得涌出黏腻的汁水。谢榆笙把按摩棒关掉，从楚情词身体里抽出来，随着堵塞物不见，更多的热流顺着来不及合口的小穴淌出来。谢榆笙双眼微红得看着，这一幕太色情，却也太美妙。她用自己的手指取而代之，将手指送入楚情词体内，缓慢地抽递，为她拉长余韵。

“小笙，好舒服。”阴道被谢榆笙用手指重新填满，还是那么舒缓的节

奏，楚情词像是吃饱的猫儿一样窝在谢榆笙怀里，两个人坐在阁楼的毛茸茸的地毯上，谢榆笙抱着楚情词，轻轻得用指腹揉着她内壁里的软肉，手指和黏膜碰撞的声音，在房间里回响。

“嗯，舒服就睡一会儿，我之后帮你洗澡。”谢榆笙宠溺得看着楚情词，她发现，这个女人是真的不会老，没有化妆的她脸上不见任何细纹和瑕疵，美得像个易碎的娃娃。谢榆笙知道楚情词高潮后会犯困，尤其是这么满足的泄了身，会更容易困倦。

看着她在自己怀里睡去，可夹着自己手指的小穴却还时不时得收缩一下，裹着她的手指吸吮。谢榆笙感受着阴道里那些嫩肉颤抖的频率，轻轻用手指来回进出，缓慢地揉着插着。楚情

词舒服极了，夹着她的手指睡得很熟。

Chapter • 18

“笙笙，你新家的地址是什么？我给你寄礼物过去，还有给我妈的。”谢榆笙踩着高跟鞋，走到阳台边透气。她是第一次穿根这么细长的鞋子，站的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些疲惫。只不过今晚的宴会很重要，她必须要从开始留到结束。现在是宾客进食的时间，她这才忙里偷闲得休息一会儿。

刚巧这时候在外国留学的楚浔打了视频通话过来，两个人有几个月没视频过，手机对面的人又染了全新的发色，一半的头发是白色，另一半则是黑色。她脖子上弄了纹身贴，整个人

也穿的性感暴露。看到楚浔这种夜店装，谢榆笙无奈得叹了口气。她知道楚浔身处的地方比较开放，但是，如果让楚阿姨知道她穿成这样，大概会生气吧。

“稍后我打字发给你，阿浔，你绝不觉得，你的发际线好像高了不少？”谢榆笙看着楚浔似乎很喜欢现在的发色，忍不住出声提醒。她知道楚浔爱美，而秃顶绝对是20世纪以来，最为困扰年轻男女的问题。果然，听到自己的话后，楚浔大喊了一声，急忙拿起小镜子照了照，随后气鼓鼓得看向自己。

“笙笙，你学坏了啊，我这发际线就和以前一样，哪有变高啊？你今晚穿的好漂亮，是在参加宴会吗？”楚浔从酒吧走出来，这才看清谢榆笙今晚

的打扮。在她看来，谢榆笙一直都是走得简单风格，她气质清冷，身形又高挑，整个人的穿衣风格大多是知性的御姐范，总之就是最让女生受不了的那种。

可今晚，谢榆笙没再穿那些相对保守的衣服，反而穿了一件很贴身的白色晚礼服。月白色的刺绣装饰和薄纱包裹她的身体，收腰的设计将她细长的腰身勾勒出来。而下摆的流苏碎钻裙摆又亮又闪，露出她细长又笔直的小腿。

为了搭配这条裙子，谢榆笙难得的做了发型，她把头发盘起，又留了一些散在肩膀上，锁骨上有一条自己没见她戴过的钻石项链，光是看到那成色就知道价格不菲。谢榆笙今晚的打扮很成熟，而在成熟之中，还有女人的

柔美，让楚浔直接看愣了神，好一会儿才想起把嘴闭上。

“恩，和楚阿姨一起的，你要找她吗？”谢榆笙提起楚情词，视线不自知得柔软下来。她回过头，在宴会大厅看了一圈，只见楚情词和几个人站在一起，其中还有一个女人，站在和她很近的地方。人与人是不是认识，其实通过站位和两个人之间的气场就能感觉到。

谢榆笙敏感的察觉到，那个站在楚情词身边的女人将位置安置在一个距离楚情词近得过分地方，而楚情词却没有明确拒绝。心里升起的不适感让谢榆笙挂了和楚浔的电话，朝着楚情词走过去。后者发现自己来了，便热情的和那些人介绍自己。她说的是日语，谢榆笙便也用日语和那些人打招

呼，这才知道对方的来历。

刚刚站在楚情词身边的女人叫由纪子，是楚氏的合作人之一，这场宴会也是以他们为主角举办的。接下来的时间，谢榆笙忙着和其他来宾拉拢关系，强行把心里的不适放到一边，终于在宴会尾声之际，她有些疲惫的走去洗手间，才刚进入一个隔间，便听到了外面的脚步声和谈话声。

“那个叫谢榆笙的女孩，是你新找的床伴？我看得出，你很护着她。”说话的人是由纪子，或许是为了不被其他人听到，楚情词和由纪子是用日语进行的交流，这对精通多国语言的谢榆笙来说没有任何障碍。

“不是床伴，是女朋友。”楚情词听到床伴两个字，微微皱起眉头。她承

认，一开始她确实是把谢榆笙当做床伴来相处的，可现在，她是女朋友，是爱人。楚情词注意到，在自己说完之后，由纪子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随后又了然得笑起来。

“你的话让我很吃惊，我没想到你会喜欢比你小这么多的。但是，我能感觉她很优秀，只不过，床伴就是床伴，和女朋友应该是不同的吧？楚，我不认为你会和一个小朋友玩过家家的游戏。”由纪子的声音传进谢榆笙耳中，让她皱起眉头，正当她想要在听清楚两个人说了什么时，楚情词却转身离开了，而由纪子也跟了上去。

在她们走后，谢榆笙走出来，她站在水池前洗手，脑袋里却想着刚才的事。她不怀疑楚情词对自己的感情，两个人在一起这么久，她也知道她们

早就不是床伴，而是真正的恋人了。只是，就算心里清楚这些，可听到由纪子的话，谢榆笙还是打心眼里不舒服。

她多少能猜出，这个由纪子应该是楚阿姨过去的“烂桃花”之一，而且听她的语气，总有种还对自己的楚阿姨念念不忘的感觉。谢榆笙打翻了醋坛子，之后的宴会收尾也没多大兴致，结束后就立刻和楚情词回了家。

回去的路上，楚情词发现谢榆笙一直沉默着，只以为她是太累了。少女今天是第一次穿这么高的高跟鞋，也是第一次穿得这么正式又成熟。楚情词发现，谢榆笙是个可以驾驭很多风格的人，只是这人平时总是穿得太素了，自己，应该多给小笙买些衣服才是。

“今天累坏了吧？”楚情词看着谢榆笙沉默得坐在旁边，主动问她。尽管心里有些不开心，可谢榆笙绝对不会对楚情词乱发脾气，更不会玩冷暴力那一套。她嗯了声，楚情词见她是真的疲惫，也没有多问什么，甚至回到家之后，第一时间就是给谢榆笙放洗澡水，还特意端了个小盆子给她泡脚，蹲在她面前帮她揉脚。

看着楚情词温柔的侧脸，还有她为自己揉脚时浅浅的笑容，谢榆笙心里的阴霾仿佛都跟着消失无踪了。这是自己的楚情词，楚阿姨喜欢自己，宠着自己，自己是这个世上唯一可以让楚情词给她洗脚的人。这么想着，谢榆笙心情好了不少，她抱着楚情词上床，决定用另一种方法，消去心里最后的不满。

谢榆笙本以为经过宴会之后，这次的小插曲就会过去，只是她没想到，几天之后由纪子再次约楚情词出去，谢榆笙是从张秘书口中打探到的消息。且这一次的邀请只请了楚情词一个，让谢榆笙心里颇有不满意，奈何对方不只是由纪子一个人，她也不好多说什么。

当晚，楚情词让谢榆笙先回家，她独自去了由纪子说的餐厅地址。这是琅岐市当地唯一一个获得米其林称号的日本料理店，食材非常正宗。楚情词本来也很喜欢日料，只是她没想到，当自己进入包厢之后，却看到一个女孩躺在床上。她身上摆着各式各样的精致寿司和刺身，周围是水果。

很显然，这是品阶极高的女体盛，却

是让楚情词极为反感的。她知道这一次的邀约并不是以由纪子个人的名义，是以合作为主，所以她也不好立刻走人。只得和张秘书坐在那里，与那些合作方闲聊。

由纪子显然看出楚情词的不适，作为女性，她也不喜欢女体盛这种非同常人的进食形式，只不过。楚情词心不在焉得和由纪子聊了聊关于合作的事，随后找了个借口决定先行离开。张秘书跟在楚情词身后，本想送她回家，这时候，由纪子却追了出来。

“楚，我还有些事情想和你说，如果可以的话，让我送你回去吧。”由纪子浅笑着，虽然是询问的句式，却先一步阻挡了张秘书，有种咄咄逼人的架势。其实这一次由纪子回到琅岐市，有很多次旁敲侧击得表达想和自

已再发生什么的意图，楚情词感觉得到，却也打心里反感对方的行为。

她想找个机会说清楚，今晚应该是最好的时机。楚情词没有拒绝由纪子的提议，便上了她的车，让她把自己送到家里。路上，由纪子播放了两个人都喜欢的音乐，把楚情词送到地方之后，没有马上离开。

“楚，很抱歉，我向人询问了你和那个女孩的事，但并没有人知道你和她的关系，所以，你是认真的？”由纪子看着楚情词在路灯下的侧脸，她有些沉迷，甚至控制不住的想要抬手摸上去。她和楚情词曾经有过一段自以为是的过去，那个时候，她以为楚情词把自己当做恋人，后来楚情词提出结束关系时，她才发现，自己不过是对方派遣生理需求的一个伴侣。

这几年在日本，由纪子并没有忘记楚情词，这一次回来，也是带着想要和楚情词重归于好的目的，可是她发现自己似乎想错了。所有人心里最难驯服的人忽然有了所谓的恋人，甚至保护着那段关系，不愿让任何人发现。这种在意，是由纪子从不曾享受过的。

“很抱歉，我应该很早就向你说过我与她的关系，她是我的爱人。”楚情词说完，没有再理会由纪子的打算，下车进了别墅。她并未发现，在自己和由纪子说话的期间，二楼的阳台上一直有个人在看她们。楚情词上楼，看到谢榆笙靠坐在床上看书，正要说什么，却见谢榆笙忽然放下书，直接躺在床上，还是背对着自己。

看着谢榆笙的举动，楚情词微微皱眉。她总觉得，小笙好像在闹脾气。

Chapter • 19

楚情词想得没错，自从那天的宴会之后，她就敏感得察觉到自家的恋人在生气。如果说能有什么事会让一向好脾气的谢榆笙和自己闹脾气，那一定是和自己有关。只可惜，楚情词想来想去，除了由纪子那件自己已经解释清楚的事，并没有其他问题，以至于谢榆笙的脾气来得莫名其妙，使得楚情词也摸不准自己到底该怎么哄人。

这天，楚情词要在公司加班处理文件，她眼睁睁得看着谢榆笙不等自己就提前离开，有些失落得垂下头。以往自己加班，小笙一定会留在这陪自己，可现在，小笙连问都不问就走

了，晚上回家也对自己冷冷淡淡的。虽然还是会关心自己，每天抱着她睡，却又不和自己亲密。楚情词好几次问谢榆笙哪里生气，可谢榆笙却只是点点她的脑袋，让她自己想。

楚情词有点委屈，她当下就拿出手机，给谢榆笙发了几个哭泣的表情，问她怎么都不等自己。谢榆笙给她回了一个安慰的摸头图，留下一句今晚在家等自己，便没了消息。楚情词觉得谢榆笙这句话是某种暗示，也是两个人和好的一个契机。楚情词尽快处理好公事，终于赶在晚上8点之前回了家。

她惦记着谢榆笙说的在家等自己，就连开车的速度都比以前快了些。楚情词推开门，发现一楼的客厅一片漆黑，就只有餐桌四角放着的烛台散发

出昏黄的光亮。在长桌的旁边放着两杯红酒和西餐，不难看出谢榆笙应该是精心准备的这些。楚情词心里有些惊喜，她脱了高跟鞋，走到厨房，果然就看到那人正把最后一盘点心拿出来。

“回来了？先去洗澡，等下就可以吃了。”谢榆笙的看着楚情词，轻声说道，因为屋子很暗，楚情词看不清她的表情，只听到她一如既往的声音，便以为谢榆笙是消了气。

“好，我很快就洗好下来。”楚情词在谢榆笙嘴角边吻了下，去了楼上的浴室。在洗澡中途，楚情词动了些小心思。两个人已经好几天没亲密过了，对于平日里每天都要做上一两次的性习惯，已经算得上是小小的空窗期，今天谢榆笙布置的晚餐已经说明

恋人消了气，自然也会做点她们该做的事。

楚情词特意用了留香持久的沐浴露，甚至还在腿心后颈还有锁骨处涂了些香氛，把自己洗的干干净净之后，她没有穿睡裙，只穿着一件宽松的浴袍下了楼。真空的感觉有些透风，但很舒服，楚情词不想浪费今晚谢榆笙营造的浪漫。

“小笙，我洗好了，洗的很香。”楚情词下了楼，主动坐在谢榆笙身边，两个人平时在家里吃饭很少会用到这个聚餐才用的长桌。桌子足足有三米长，宽度也相当于一个单人床那么宽。这种桌子只适合多人用，如果两个人还要用这种桌子，未免太生疏了些。楚情词也不知道谢榆笙今天怎么会忽然想到用这个长桌，可看着桌上

摆着的烛光晚餐，只以为谢榆笙是想营造气氛。

楚情词身上的确很香，除了她身上本来就有的淡茶香味，还有沐浴露和香氛的味道。大抵是猜出楚情词的想法，谢榆笙轻笑着，将楚情词抱起来，让她坐在自己怀里。

“楚阿姨，听说你之前和那位由纪子女士一同去吃了日本料理，是吗？”谢榆笙把唇贴靠在楚情词耳边，轻声询问，末了，她伸出舌尖把楚情词的耳垂含在嘴里轻轻吸了几下。耳垂也是楚情词敏感的地方之一，忽然被谢榆笙含住，加上好几天的禁欲，让楚情词一下子就软了身子。

“嗯？小笙是说…前几天吗？我和你解释过的，我和她已经结束了，那是

很久之前的事。”楚情词听到谢榆笙提起由纪子，以为她还在介意那件事，可她说完之后，却听到谢榆笙轻笑一声，笑声很轻，和她平时的声音不太一样，那笑声带出的热气吹拂在耳边，楚情词忍不住绷紧了小腹。

“楚阿姨似乎一直都不知道我在介意什么啊，那天的日料，我听张秘书说，你们似乎去吃了女体盛，说起来，我还没见过这种日料，楚阿姨偷偷和别人去吃，看了其他人的身体，你说，我是不是该好好惩罚一下你呢？”

谢榆笙用手摸着楚情词的后背，将把浴袍上的带子扯松，听到她提起女体盛三个字，楚情词这才意识到，原来这几天，谢榆笙发脾气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自己和由纪子，而是…那天的女

体盛吗？

“小笙好小气。”意识到谢榆笙在因为这件事耿耿于怀，楚情词忍不住嗤笑出声。“那楚阿姨，愿意给我好好道歉吗？”说话间，谢榆笙已经把楚情词按在桌上躺好，浴袍在动作中凌乱得散开，露出女人内里没有任何遮挡的身体。发现楚情词没有穿内衣和内裤，谢榆笙脸上微红，好在房间里足够暗，不会让楚情词察觉到。

“今晚就让我好好弥补小笙，行吗？”楚情词对谢榆笙总是纵容，年龄上的差距让她游刃有余得对待年轻的恋人，楚情词给了谢榆笙别人永远无法得到的宠溺，而她也享受着谢榆笙偶尔的小脾气和酸酸的醋意。她很开心，自己的爱人，如此在意自己。

“那，楚阿姨今晚要任由我吃干抹净。”谢榆笙得到楚情词的同意，眼里闪过一丝计谋得逞的暗笑。两个人并不饿，精心准备的晚餐似乎也没了本该有的用图，毕竟在谢榆笙和楚情词眼里，现在索取彼此，才是解决她们最原始的饥渴。

谢榆笙将楚情词身上单薄的浴袍彻底扯掉扔在一旁，只留了腰带将其绑在楚情词眼睛上。忽然失去视觉，楚情词轻轻抿着唇，她躺在微凉坚硬的长桌上，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双腿轻轻并拢。明明什么都没做，可谢榆笙却看得有些痴了。

房间里没有开灯，就只有桌角四周固定着蜡烛。巨大的落地窗刚好就在桌子的对面，月光透过窗直直照长桌

上，将桌上躺着的女人照得白亮发光。楚情词是冷白皮，那种白几乎在黑夜也可以清晰可见，这会儿加上月光，几乎将她的身体照出了反射的白光。

在那一大片白皙的肌肤上，女人黑色的发，粉红的乳尖，还有那同为黑色的毛发都变得格外明瞩目。她就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仅仅只是躺在那里，就足够吸引任何人的视线。

“小笙？”楚情词见谢榆笙许久没有动作，她有些忐忑得抬起手抓住谢榆笙的衣角，听着她轻柔的声音，谢榆笙揉了揉女人的长发，在她唇上浅吻。

“楚阿姨别急，小笙现在就来吃掉你。”

这一晚，两个人闹腾到后半夜，她们在长桌上，沙发上，甚至是客厅的地板上都留下了疯狂的痕迹，直到凌晨才做了简单的清洗，回到卧室抱着彼此睡在一起。明天是休息日，两个人并没有起晚的担忧和负担，只是她们谁都没想到，第二天叫把她们吵醒的，会是意想不到的人。

楚浔拿着从门口备用房卡箱里拿出的门卡开了门，她手里提着几个箱子，里面装满了她从国外带回来的礼物。她刚刚下飞机，见司机把自己带到这栋别墅前，还打心眼里夸赞了谢榆笙一把。她就知道自家闺蜜绝对是个大佬，这不，才工作几年就买得起别墅了。

楚浔把门打开进来，可屋子里的一片

狼藉却让她僵在了原地。在门口是踢掉的两双高跟鞋，尺码不同，应该是属于两个女人的。楚浔想着或许是谢榆笙一直同住的室友，可是，客厅里弥漫着暧昧的气息，早就经历过成人那档子事的楚浔一下子就猜出这屋子里经过怎样一番战斗…

餐桌上扔着睡袍，红酒洒在地上，就连沙发也有一滩湿痕。楚浔没想到自家闺蜜现在玩得这么开这么大，她有些诧异，却又好奇谢榆笙到底是和谁交往却不告诉自己。而且，看样子，小笙的恋人，好像也是女人诶。

楚浔带着一丝八卦的心态，朝着楼上走，然而，在却在墙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包，这个包曾经是自己买来送给楚情词的礼物，是全球限量款，并没有多少人会有人，而且楚情词也很喜

欢，一直都在用。

看到这个包，楚浔脸色微微僵住，她带着一丝怀疑和不可置信，快速朝着楼上的卧室走去，刚开始她开了几个空荡荡的客房，最后找到了房子裡的主卧。卧室没有锁门，里面的大床上躺着两个相拥在一起的女人。她们的发丝很亲密的缠绕在一起，而这两个人，是自己无比熟悉的人。

一个是她认识了快十年的好闺蜜，另一个，是她亲生母亲…

Chapter • 20

楚浔从没想过自己的人生会经历这么离谱的一幕，这种事情就连做梦都不会出现，却真实发生在自己眼前。眼

看着谢榆笙抱着楚情词，而那个平时像女王一样的人居然像个小猫儿一样窝在自己的好友怀里。她们什么都没穿，棉被下的身体也交叠在一起，总合房间里气息和凌乱的衣服，这两个人做过什么，根本不用在想。

大概是楚浔的动静太大，惊醒了床上的两个人，谢榆笙睁开眼，第一眼看到楚浔，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直到她瞄见对方泛红的双眼，这才终于意识到出了大事。

“小笙，你和我妈…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开始的？”楚浔看着楚情词起身，淡然得瞄了自己一眼，用被子遮住谢榆笙的身体，楚浔看着这一幕，竟然有种想要发笑的冲动。其实她早就感觉到，自己的母亲对谢榆笙的关注远远超过对自己的其他朋友。往常那

些朋友来家里，楚情词的态度一向是不冷不热，能无视就尽量无视。

可是对待谢榆笙呢，她经常会一起吃饭，偶尔谢榆笙兼职到寝室关门，还会让谢榆笙去家里借住。曾经，楚浔以为楚情词这样是因为谢榆笙是自己的好友，可现在，似乎所有的一切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这两个自己最亲密的人，瞒着自己搞在一起，甚至还瞒着自己！

“阿浔，你怎么会忽然回来，阿浔，我和楚阿姨…”

“闭嘴！楚阿姨？这三个字你怎么说得出口？啊？这是我妈，你是我朋友，谢榆笙，你疯了不成？居然和我妈搞在一起？我把你当朋友，你想当我后妈？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恶心！”

楚浔大声吼着，抬起手想把买来的礼物砸到床上，然而，她这个动作才起，对上的就是床上楚情词冷漠而警告的视线。平日里楚情词很少会这么看自己，对外，她是说不，地位不可撼动的商界女王，可面对自己时多数是温柔和宠爱的。这是楚浔第一次面对卸下温柔的楚情词，只要对上那双眼睛和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她就害怕得手抖，连带着扔东西的动作也停了。

“闹够了吗？我平时有教导你这么说话？疯够了就滚出去。”楚情词冷着嗓子，用近乎命令的语气说出这句话。楚情词被她看得心慌，尤其是对方明显生气的态度，更是让楚浔忘了心里的愤怒。她看了这楚情词温柔得用被子遮住谢榆笙的肩膀，一时间尴尬又无措，她气恼得跺着脚，把礼物

扔在地上，转身就走。

她觉得这个房子很脏，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充满了楚情词和谢榆笙纵谷欠过后的味道，更是因为她在这里完完全全像个多余的人。她的闺蜜，她的母亲，她们两个瞒了自己多久？她知道楚情词爱玩，也从来不管楚情词的私生活，可是…这个女人再怎么出格，也不该对自己的朋友下手吧？

楚浔脑袋里装了浆糊变得浑浑噩噩，她出门叫了辆车，直接让司机把自己送回到家里。这里没有生活气息，想来楚情词应该和谢榆笙同居很久了。整个别墅安安静静，虽然定期打扫，可还是能够感觉到被空置很久的气息，就只剩下自己熟悉的几个阿姨和佣人。

他们见楚浔忽然回来，都笑着问她怎么忽然回来，在外国的生活怎么样了。楚浔从他们口中得知，在自己出去留学的第二年，楚情词便搬了出去，至于搬去那里，佣人们也不知道。想到楚情词和谢榆笙同居大概三年，而两个人或许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了纠葛，乃至在自己眼皮底下搞在一起，楚浔咬着下唇，心里慌乱，她拿出手机，看着外婆和外公的通讯录，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把这件事告诉给两位老人。

楚浔走后，楚情词立刻让张秘书派人跟进她的行踪，知道她没有乱跑，只是回到家里之后，这才稍微松了口气，懒得再去管她。在她心里，没有人比谢榆笙更重要，自己的女孩现在很难过，比任何人都需要自己的安慰。挂断电话后，楚情词下了楼，看

到跪在地毯上整理沙发的谢榆笙。

女孩脸色泛着有些憔悴的惨白，乌黑的长发被她简单得束在脑后，刘海有几缕散下来，莫名有种萧条之感。她半阖着眸子，一言不发得看着新换的沙发罩发呆，直到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才抬头看过来。明明很难受，可看到她自己，她却还是挤出一抹浅笑。

“楚阿姨。”谢榆笙看着楚情词下来，强颜欢笑得叫她，又不敢与楚情词对视，怕看得久了，自己就会忍不住难过。一直以来，谢榆笙很少会把自己低落的情绪表露在外，她早就做好了会有这一天的准备。从爱上楚情词，和她告白在一起之后，谢榆笙从来就没有给自己留过什么退路。

是她先一步爱上楚情词，是她告白

追求了楚情词，所有的事，如果是错的，如果是不被楚浔认可和接受的。也都是她做的，和楚情词没有半点关系。谢榆笙没想到事情会以这种最糟糕的方式被楚浔发现，一切的责骂，都是自己该受的。她对好友带着歉意，心里却又因为对方的辱骂而难过。

“这些不用你收拾，我叫了佣人过来，小笙，先吃点东西。”楚情词看着谢榆笙跪在沙发愣神的模样，心疼得不行。她能看得出谢榆笙很难过，不仅仅是因为楚浔刚才的责备，更是因为女孩心思细腻，定然会因为这件事多想，把很多莫须有的罪责按加在她自己身上。女孩为了和自己在一起，已经承担了很多不该有的压力，楚情词不想让谢榆笙再因为这种事难过。

“楚阿姨，我不饿。”谢榆笙现在的的确没什么心情和胃口吃东西，她很怕这件事会让楚浔讨厌自己，也更怕楚浔的讨厌，会让自己和楚情词的感情变质。尽管她知道楚情词很爱自己，可是，她不希望楚情词因为和自己的恋情，就影响她和楚浔的母女关系。

“不饿也要吃一些，昨天到今天你什么都没吃，小笙的身体是我的，饿坏了怎么办？这件事你没有错，作为母亲，我为阿浔刚才的言辞向你道歉。她可以指责我，但她没资格说你一句不好。我的女孩，什么时候轮到其他人指指点点？就算是阿浔也不可以。”

楚情词提前订好的餐送来，她带着谢榆笙上楼，两个人简单吃了些东西，

总算是度过了这个荒谬的早上。她们闹腾了整晚，刚刚又被吵醒，这会儿难免精神不济。楚情词看到谢榆笙脸上带着睡眠不足的憔悴和困倦，她走过去抱住她，用手抚摸她的长发。

“小笙，我们再去睡一会儿，阿浔那边等我明天回家和她解释，你别担心。”楚情词不打算现在就回去，听到她要留下来陪自己，谢榆笙眼里闪过一丝欣喜，可过了会儿，又被她自己压下去。

“楚阿姨，阿浔她现在一定不开心，不然你先回去，我…唔…”谢榆笙的话被楚情词用口勿堵住，女人的口勿来得突然，却又充满了怜爱和温柔。谢榆笙被她口勿得身子发软，一早上累积的那些委屈在此刻全部宣泄，她眼眶濡湿，微微泛红，却并没有哭，

可是那副欲哭却又强忍的模样更让楚情词疼惜。

“小笙，听我的，我陪着你，明天再回去，别难过，一切都有我呢。你要是哭了，我可要心疼死了。”楚情词看着谢榆笙微红的眼眶，她知道少女最喜欢的就是强撑，面上寡淡，心里却很柔软。谢榆笙从没做错什么，甚至为了和自己在一起，少女已经付出了太多辛苦和努力。今天被楚浔那么指责，楚情词自己可以承担这些，却不愿意让少女背负骂名。

“楚阿姨，谢谢你。”听着楚情词的安慰，谢榆笙脸色好了许多，她抱紧楚情词，在她肩膀上用头蹭了蹭。感受到少女的亲昵与靠近，楚情词在她脸上轻轻揉了揉，带着她一起躺回到床上。“小笙，睡吧，我也很困

了。”楚情词在谢榆笙唇角落下一个口勿，又怜爱得亲口勿她的额头。

心里巨大的创口在楚情词的安抚下渐渐愈合，谢榆笙把脸埋在楚情词怀里，少见得示弱。她用额头蹭着楚情词的肩膀，闻着恋人安心的味道，这才慢慢睡去。看到谢榆笙的睡脸，楚情词紧抱她，像是呵护一件脆弱的宝物，把她收拢在怀里。

“睡吧，小笙，有我在，谁都不许欺负你。”

Chapter • 21

楚情词和谢榆笙待了一个晚上，直到谢榆笙的情绪恢复正常，这才回去楚家的别墅和楚浔见面。她把车停在车

库，管家立刻过来开了门。大概是早就知道自己要回来，楚浔顶着乱糟糟的头发，还有青灰色的黑眼圈坐在沙发上提前等着。

她本以为楚情词昨晚就会回来，一整个晚上都在提心吊胆，睡着了就做噩梦，梦到楚情词化身成老巫婆过来打自己的屁股，谢榆笙在一旁拍手叫好。梦里的自己哭得满脸都是鼻涕眼泪，就这么被生生吓醒，之后再也没能睡着。整夜的失眠，楚浔整个人看上去狼狈极了，她坐在沙发上，看着红光满面，好似根本没有被影响的楚情词，顿时觉得，人间不值得。

“你这是一晚上没睡？希望你还能保持清醒和我进行接下来的谈话。据我所示，你在英国的课业还没结束，私下跑回来没关系吗？”楚情词并没有

任何道歉或示弱的态度，用着一如既往的说话语气，仔细听，好像还有股嘲讽的意味。见她完全没把昨天的事当成问题，楚浔皱眉，忽然觉得自家的老妈就是个怪物。

“逃课也比你们做的事好，你和笙笙…”

“我和她在一起很久了，她是我的爱人，我们会找合适的时间结婚。”

楚情词这句话，直接把楚浔所有的质问都堵了回去，她像是看着怪物一样看着楚情词，完全没想到这人居然不是来和自己道歉的，而是用一种宣告的语气说了这番话。

“我不同意！”楚浔跳起来喊道，听着她的话，楚情词靠在沙发上，漫不经心得打量着自家女儿，随后轻哧了

一声。

“我和小笙互相喜欢，稳定交往，我们两个想结婚，似乎还轮不到你来反对。更何况，你和小笙的关系那么好，你也应该开心才是。”

“楚情词，你没搞错吧，我和笙笙关系好，那是因为她是我闺蜜，可现在她要当我后妈，你觉得的我能接受？而且，你不是不婚主义者吗？怎么忽然想结婚了？总之，我就是不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

“理由呢？”看着楚浔急的跳脚的样子，楚情词不急不缓，甚至还倒了一杯咖啡喝起来。她这副游刃有余的样子让楚浔有种一拳打到棉花上的感觉，似乎…自己的确没什么理由和资格反对…

“你们年龄差那么多，你这是老牛吃嫩草。你就不怕外公外婆知道吗？她们知道你和笙笙在一起，肯定会反对。”实在没办法从自身找到理由，楚浔只能拉出外公外婆做挡箭牌。听着自家女儿弱弱的反击，楚情词再次感慨，还是自己的小笙更厉害。

“外公外婆那边我自然会解决，小笙年纪轻轻就成了公司主管，漂亮懂事，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贴心也就会照顾我，外公外婆知道她和我结婚，应该格外开心才对。”楚情词认真细数谢榆笙的优点，而楚浔却觉得，对方每说一条都好像在内含自己。

因为自己不仅没工作，成绩也没有谢榆笙好，虽然漂亮是有了，但自己在楚情词眼里绝对没有懂事这一说，不

良嗜好就更别提了，贴心照顾之类完全不可能。就连楚浔自己听了之后，也觉得谢榆笙真好，可是…这完全不是一码事嘛！

“你…你在变着法骂我对不对？”楚浔半天才挤出这句话，听到她这么问，楚情词抬头看她，这一眼把楚浔瞪得没了脾气，顿时怂下来。她忽然觉得，面对自己的楚情词，和那个昨天早上窝在谢榆笙怀里撒娇的楚情词，绝对不是一个人…

“阿浔，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抵触我和小笙在一起。就像你说的，你和她为好友，但这并不影响她作为我的恋人。你们的关系照旧，小笙也不会因为和我的关系对你有任何改变。她为了和我在一起，这些年一直很辛苦，你今早那么说她，她比我更难过，如

果可以，我希望你能够和她道歉，否则我不会邀请你来参加我和她的婚礼。”

楚情词是第一次和楚浔说了这么长的一段话，楚浔听得瞠目结舌，有种本来自己在理，可最后错的人反而成了自己的感觉。她呆滞得站在原地好一会儿，就这么被强制接受了楚情词和谢榆笙的关系。看着楚浔那副傻样，楚情词忽然觉得，自己的女儿，真的和小笙没办法比，怎么看怎么傻…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好哄。

就这样，楚浔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就这样被楚情词说服。两个人打算晚上一起吃饭，就在这时，门铃忽然响起，楚浔去开门，看到站在门口的谢榆笙，顿时尴尬起来。谢榆笙也没想到会是楚浔来给自己开门，她甚至还

没做好直接面对她的准备。两个人在门口四目相对，谢榆笙在心里思索着自己到底该如何给楚浔道歉，希望她原谅自己的欺瞒，可是，还没等她开口，楚浔却忽然主动扯住她的手，摇晃起来。

“小笙，对不起，我想了一天，觉得我昨天的行为真的烂透了，那些都是口不择言的气话，你能原谅我吗？”在来之前，谢榆笙想了很多解释和道歉的话，她心里对楚浔的确有歉意，这份歉意并不因为她和楚情词在一起，而是因为自己对她的隐瞒。两个人曾说想当亲密无间的好友，这份亲密无间，当然也包括分享各自的恋爱和秘密。

只可惜，自己的恋情，终究是无法直接对楚浔说出来。谢榆笙不是想一直

隐瞒，她也在思考合适的时机，至少，再等自己更强一些，却没想到会这么意外得被发现。谢榆笙甚至做好了和楚情词好一阵子无法见面的准备，却不曾想，楚浔居然反过来和自己道歉。

手被对方拉着，谢榆笙整个人都有些呆滞，她看到楚情词就坐在客厅，心里微微触动。她知道楚浔会改变态度，肯定是楚情词说了什么，想到自己惆怅的事又一次被楚情词解决，谢榆笙看着楚情词，双眸泛红，如果不是楚浔在，她很想拥抱女人，吻吻她。

大概是读出了谢榆笙的渴望，楚情词笑着走到她身边，完全不顾一旁的楚浔，直接低头在她嘴角落下一吻。楚浔看着这一幕，尽管已经接受了她们的

恋人关系，可看到自己的亲妈吻她最好的朋友，这感觉，还是有点微妙啊。

“我说，你也太急了，说好了笙笙今晚和我睡，我和她有好多话聊呢，你就让她休息一晚吧。”楚浔这句话说得微妙，几乎是在场的人一瞬间就懂了内里的含义。谢榆笙有些不好意思得摸了摸被吻过的嘴角，楚情词对她眨眨眼，也给了两个人单独相处的空间。

晚上，谢榆笙久违的和楚浔躺在一起，她把自己和楚情词的相识，相知，还有相互喜欢的过程说出来。虽然都是简略，可楚浔还是听得津津有味。她知道自家老妈是个玩咖，没想到她最终会和谢榆笙走到一起，也只能说是某种特别的缘分了。

“笙笙，你和我妈，谁攻谁受啊？”
楚浔是直女，尽管如此，在如今恋爱自由的情况下，她对同性之间的事也很了解。她觉得谢榆笙平时看上去就乖巧禁欲，完全就是一副内敛受的模样。谢榆笙没想到她问这么深入的问题，可是，这问题她当真回答不了，因为她和楚情词之间，的确是不分这个的…

没得到自己想要的回答，楚浔只当她是害羞，心里却认定了谢榆笙是下面那个。想到今天楚情词信誓旦旦得说结婚，还让自己瞒着谢榆笙，这不就是求婚的节奏嘛。在心里猜测了几分，楚浔为自己的机智点赞。到了第二天，楚浔在楚情词的帮助下请了假，她这次回国本来就是逃课，也没有开什么正式手续，本来打算待两天

就走，可既然楚情词都把结婚这事提上了日程，她当然可以借此让对方帮自己请个长假。

楚情词并不是喜欢可以营造浪漫的人，甚至求婚的场面也没有多浪漫，她只是亲自做了一份晚餐，随后将自己定制了大半年的婚戒认真得套在谢榆笙手指上。

少女吃惊的模样就和当初自己答应她交往的时候如出一辙，她眼眶红了，甚至有些不可置信得看着自己。在楚情词觉得手有些酸之前，谢榆笙将另一枚戒指拿出来，紧紧套牢在自己手上。

求婚就这样结束了，楚浔听后大失所望，并且狠狠教训了谢榆笙一顿，并且要求婚礼一定要大半，自己作为闺

蜜团，绝对不允许楚情词随便拱了自家的小白菜。对于楚浔暗戳戳挤兑自己的言论，楚情词视若无睹，就算对方不说，她也会给谢榆笙一个最完美的婚礼。

人的一生很漫长，楚情词愿意把自己此生所有的情话都说给谢榆笙听，而谢榆笙也愿意将 she 所剩的余生，交给楚情词。

—————全文完—————

接档新文《abo以身饲你》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弃车从良的清新暴】进行观看~

↑ 我都这么宣传了，快来看看吧。